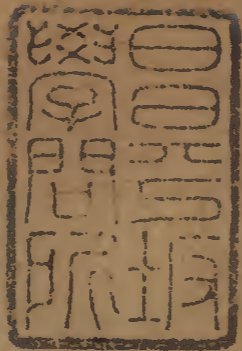


選詩定論 十五之八



			一	漢書門
		一	七	
		二	八	
		三	九	
六	二	九	四	類
冊	架	函	號	

原	文	割	内
三		二	漢
六		一	書
冊		四	類
架		函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1084
冊數	6 (6)
函號	363 99

全集十号 共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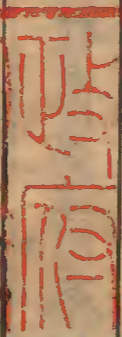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五

睢陽後學吳洪伯其甫著

淺草文庫

蕭齊雖自為一代其詩之風氣與蕭梁固不分也蓋當時主持風氣者不過數人如沈約任昉之徒與梁武皆齊臣所謂八友也及梁武受禪諸人遂為梁臣而諸人之詩遂入梁詩故後之言詩者必合言齊梁然齊梁之所以合者一派浮靡之習耳選中汰洗殆盡姑論其存者亦微有八焉齊之詩以謝朓為稱首其詩極清麗新



警字字得之苦吟較之梁惟江淹髣髴近之而沈約任昉輩皆所不逮遂以開唐人一代之先然漢魏之遺音浸以微矣何大復曰文靡于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於韓詩弱於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於謝則齊固古詩與唐詩中間一大關鍵也

謝眺

人皆言杜甫之詩本於杜審言而不知謝眺之詩本於謝靈運蓋杜之學杜人易知而謝之學謝姑舍其經語理語而獨學其景語人不易知也諸景語皆從靈運池塘生春草等語來○蓋詩不貴議論要在叙事點景寫情而已眺詩專精於寫景而情與事寓焉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日影澗疑空雲出岫如複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等語真一字千金驚魂動魄者故唐人每摘其句以為詩題云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自發新林到京邑說起題却着暫使下都下都蓋荊州隋王之國口下都乃讒人之藪曰使下都乃見遭讒之

由既受命而為隋王文學，却曰暫使，見今已詔還京，且以幸其不再返也。不曰京師，曰京邑，蓋其家在焉。故詩中又變化為關山觀眺，又有之宣城發新林浦向版橋詩，足証新林距京邑不遠。一時到家，心切故急急，然不待明發。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鵝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

嚴霜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

首二句以大江興起，悲未央乃傷心之極，徒念以下，却是譏人無奈，我何句句作快意語，然其快意處，正是傷心之極，傷心不極，必不作快意語也。按當時眺為隋王文學，在荊州，以才見遇，為長史王秀之所讒，帝令回京，眺自荊州至新林浦，一路俱在大江中，行故起以大江云云。及至新林浦，去荊州遠，京邑近，故曰徒念云云。秋河以下，俱寫關山近，驅車以下，俱寫反路長。秋河二句，新林夜發之景，引領已望見京邑也。金波二句，寫所望

見京邑之景甚快也。鼎門指京邑，昭丘指荊州。末四句又暢言之，言我在荊州，常恐云云。今我已到京邑，雖有讒言，奈我何哉。妙在寄語二字。若張儀已相秦，寄謂楚人曰：吾今將盜爾國，快意之極。驅車二字，在他處不過尋常行路字面，在此處却甚出色。自荊州至新林數千里，俱水路，自新林至京邑止，二十里陸路，一向舟行，雖離荊州漸遠，然避患惟恐不速，不曾覺得返路已長，故悲未央。至此舍舟而車，不勝快然，故點出驅車二字，在叙事顯出關山返路之短長，却是徒念終知之神理。

始出尚書省

按史：鉉暉爲尚書殿中郎，授改驃騎諮議領記室。此詩當是諮議命初下，鉉暉卽辭省告假，暫歸邑里而作也。詩惟書四句，指自起家太尉行參軍，至爲尚書殿中郎，英袞十句，改授諮議，乃出尚書省之由，謂之始者。一應詩宸景八句，見遭時昏亂，幾不得出一應詩零落八句，宜乘此一出，永不再入，有終隱之意焉。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旣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宸景厭照臨，昏風淪繼體。紛虹亂朝日，濁河穢清濟。防口猶寬

政餐茶更如薺英袞暢人謀文明固天啟青精翼紫軼黃
旗映朱邸還覩司隸章復見東都禮中區咸已泰輕生諒
昭灑趨事辭宮闕載筆陪旌榮邑里向疏蕪寒流自清泚
衰柳尚沈沈凝露方泥泥零落悲友朋歡娛讌兄弟既秉
丹石心寧流素絲涕乘此終蕭散垂竿深澗底

此詩惟昔十句述已往英袞十句叙現前邑里十句兼
爲後來之計鉉暉當大危大難之後痛定思痛猶有餘
悸也夫人處世難才人處世尤難人苟有才雖處治世
猶難況極亂之世乎朝雲陞者十年則不得歸邑里者

十年可知矣。雖不得歸邑里。然幸而所逢者武帝休明
之時也。籍通金閨。職則清要矣。醴酌瓊筵。寵則渥厚矣。
因不忍言歸也。至宸景二句。則又有不敢言歸者何也。
紛虹云云。亂之已甚。亂之已甚。卽庸碌之徒。尚且不免。
況才如鉉暉者乎。今據詩之所叙。止言國政之亂。初不
及鉉暉之身者。微詞也。當時之宵小。應有謀之者。鉉暉
焱光納垢。以免之耳。試以下文昭灑二字。照之光之不
焱。奚用昭爲。垢之不納焉。用灑爲。雖高宗將興。而昏亂
之餘孽。猶有未盡者。故不得不微其詞耳。英袞四句。高

宗之興、天人交應而已。非其私人也。還觀二句、見高宗能復齊武之舊。中區已泰、言小人道漸消。君子道漸長。高宗亦非有私于已也。但日出則照、普河清則潤周。故微生亦得昭灑。昭者顯其光、灑者洗其垢。謂改尚書殿中郎而授以諮議領記室、卽趨事二句是也。趨事謂趨諮議之事、載筆者領記室之職也。辭官闕者出尚書省、陪旌棨者將赴霸府也。此二句一實一虛。趨事句實、已出尚書省、陪載筆句當未受諮議事也。宮闕字合上雲陛、金闕字止可揆出下文。邑里及寒池深澗字、必須旌

棨字始可揆出下文。衰柳等字、陪旌棨字合酌瓊筵字、止可揆出下文。讌兄弟等字、載筆字始可揆出下文。垂竿字、邑里句乃未出尚書省而歸其家也。見其邑里、便有無限追悔、無限算計、政傳初字、神理也。向字應十載云云、乃邑里疏蕪之由至此、猛省耳。自字從向字生、寒池自清泚者、卽唐人南牕幽竹、不改青陰之意。柳至此而已、哀色尚沉沉、幸碩果之不食、露至此而始凝、質已泥泥、恐堅冰之薦。至朋友兄弟在邑里中、乃我十餘年前所共晨夕者也。我之朝雲陛也、通籍金闈、舍朋交之

樂而樂寮案也。酌醴瓊筵。舍兄弟之樂而樂君臣也。今日歸來使兄弟無故朋友亦無恙。止可証本耳。乃惟昔之朋友零落已盡。同歡娛者止一二兄弟耳。本之折也。過半矣。可不悲乎。幸而有兄弟在也。幸而我在也。回思紛虹亂日之時。雖云燐光忍垢。以有今日也。則亦以我心之至誠。如彼丹石耳。丹石之心不染黑白。可以處世。亦可出世。寧有素絲之悲耶。但向也未免為時勢之所迫束。至今日之出。乃暫得蕭散耳。何不趁此暫蕭散而為終蕭散。垂釣深澗。放情物外。豈唯不願再入中書省。亦不願又入霸府矣。此詩當與暫使下都詩參看。俱是追寫從前之危意。但鉉暉為隨王文學之時。朝事尚有可言。即在隋王府中。為鉉暉難者。止王秀一人耳。故一離荊州。便已痛快。其為尚書殿中郎。當舉朝如沸。慮患之深。雖遇高宗。猶不敢自必也。

直中書省

紫殿蕭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玲瓏結綺錢。深沈映珠網。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朋情以鬱陶。春

物方駘蕩安得臨風翰聊恣山泉賞

此鉉暉又自諮議轉中書故得直省中也省以中書名者中謂禁中乃天下圖籍所在也立省于殿庭之側以君主者故此詩首四句先寫殿庭所以尊君也其序禁也殿而庭而垣而闕其次第自近而遠凡四累其序省也簷而戶而堦而砌其次第自上而下亦四累以此四校彼四莫不相對相反綺錢者簷之飾對紫殿而玲瓏與陰陰反珠網者戶之蔽對彤庭而沉深與弘敞反萬年乃冬青木之蔓者植以繚壁暗指宮垣垣之冬青與

階之紅藥對而翻階之卑與動枝之高反仙人承露掌在兩闕之間闕之承露與砌之蒼苔對而依砌之幽與華掌之明反茲言句寫直鳴佩句寫同直之濟濟信美指省中之室非吾室而中園偃仰乃吾室也朋情二句吾室之美從思字演出其意則借北山移文翻來往日朋友尚未絕我有望歸之情現前春物亦未拒我有待賞之意朋情中園往來之人與前鳴佩相形春物中園朝暮之景與上紅藥蒼苔相形至于恣賞山泉雖似更出中園之外特下一恣字然只是形容偃仰中園之妙

蓋山泉與中園相連亦猶省室與殿庭相連殆以我之中園當省中之室我之山泉當禁中之殿庭也臨風翰從上翔鳳池來古稱中書省為鳳凰池由鳳字生出翔字由翔字生出臨風翰來安得二字又從紫殿八句來前四句寫省之高遠省之深邃如此除非插翅方可飛出也此等結語又與蹙使下都詩寄言羅爵者寥濶已高翔相對相反蓋彼不勝其快此不勝其鬱也可見鉉暉憂纔畏譏之心雖遭高宗之時猶不敢自必也

和王主簿怨情

古有情詩厥義不一題曰怨情則專主乎怨者也傳曰發乎情又曰怨而不怒詩人之則也此和本古詩體須與樂府怨歌行不同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相逢詠靡蕪辭寵悲紈扇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徒使春帶賒坐惜紅顏變平生一顧重宿昔千金賤故人心尚爾故心人不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也甚矣哉雖君父不能得之于臣子則怨固未有不毒者也然有時乎或見許于聖人者蓋就施怨之人與受怨之人互為權衡而要以施怨

之人爲主說在夫子詔門弟子以學詩也曰詩可以怨
夫學詩之人可以怨不學詩之人未可以怨也學詩之
人不惟可以怨且可以其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與興
觀群同功也何也爲人臣子者不可不知詩猶乎不可
不知春秋爲人君父者亦不可不知詩猶乎不可不知
春秋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故不知春秋則
害及而身不知詩且并及而名矣故爲人臣子而以怨
事其君父非徒懟吾君父以博忠孝之聲無非以道匡
諭其君公使之察而悔悔而改耳古今之怨莫甚于離

騷溯而上之則有小弁之怨五子之怨固不乏人也受
怨而能省以收匡諭之效者卒不多得蓋怨之名由施
者與受者交相與交相成離騷之怨楚懷成之而楚懷
昏庸之名則離騷之怨與之也是以古來言怨者莫不
以之爲准故怨一也伍員騷情少故憎如夫差而羅隱
爲之末減賈生深于騷情故賢如文帝而史遷爲之致
譏惟聖如周成能因鴟鶚之詩復用周公則下泯怨之
實而上亦無受怨之名怨歸無怨者君父之責也故古
詩人不得于君父不敢直斥而托其意于婦人女子爲

其怨之最毒也。然非天下婦人女子盡可以怨也。無貌不可以怨。有貌無才亦不可以怨。則可以怨必才貌兼全之人矣。此詩劈首連引四人。曰王昭君。張皇后。古弃妻。班婕妤。此皆有才有貌而可以怨者也。然觀其辭。不過寫四女之才貌。而且兼四德。昭君之請行以貌。長門之買賦以言。弃妻之織素以工。班姬之辭寵以德。如孔子取武仲等之知廉勇藝者。故四人能盡乎怨之致。作者以四人盡乎能怨之選也。宜乎有千年萬載丘山莫勝之勢矣。作者却止以花叢二句。瑣物小景。逗起怨字。

端緒然後一步一步寫入深境。何也。怨不在大。亦不在多。期于傷心。故傷心之怨。每每起于至微。故每每遇至微之物。至微之景。觸之而發者。蓋怨雖屬嗔。而中伏癡根。故也。夫癡而怨。湯若士所以傳還魂也。怨而癡。所以傳紫釵也。夫數蝶雙燕。物之微者。花叢風簾。地之微者。日亂日入。湊成小小景趣。在怨者偶爾觸懷。不過衣帶為賒而已。何遽至色減容衰也。在怨者之私憂過計。則以為紅顏之變。其曰坐惜。猶言閒中老却耳。怨者之見弃。自是人心之變。非于紅顏之變與不變也。生平二句。

詞互錯以成文。寫重筆輕。寫賤筆重。一顧重而曰平生是矣。千金賤宜曰今日而亦云。夙昔者何也。先只見人之重。我如此以爲平生永永如此。當無千金賤之日矣。及紅顏既變之後。始覺人之賤。我如此。豈知不是今日方如此。已在一顧重之時矣。由此觀之。并非人心之變也。天下之變者。必其始而如此。終而不如此。謂改易其初也。故平生者。我所謂故也。夙昔者。人所謂故也。在今日爲故。在當日爲新。則爲重爲賤。俱在此一時。初未嘗有真真重我之心也。直今日方露耳。追憶生平。都是千

金賤之時。何嘗有一顧重之片刻耶。故人句承千金賤。故心句承一顧重。然亦不必分屬。第曰。故人之心。猶然如此。何況世人。然自來怨情者。不責世人。只責故人。故人者。得意失意之一人也。尚爾者。絕望之詞。如齊人妻妾所云。今若此也。故心者。心之不變者也。故心人者。不變心之人也。非謂始而如此。終而如此。從後泝前。始知其能不變之謂。乃卽其一顧重之時。使把賤惡根子。淨盡。無存。此乃一味至誠情種。若遇此人。定無千金賤之時也。凡選中之詩。唯取雅馴。唯此詩。故人心。故心人。播

選言定論
弄筆端極爲纖巧尚爾字黏心字言世無至誠之心見
得最爲分明也不見二字黏人字言一味至誠乃千古
情種不惟不遇且眼中并不望見此等人也從來怨情
之所以深歟

和徐都曹

宛洛佳遊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日華
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徑桑榆蔭道周東郊已俶
載言歸望綠疇

集云和徐都曹勉昧日出新渚新渚在東郊應是謝與

徐偕遊徐先有詩謝因而和之也首二句遊遊之佳者
本爲春色日滿皇州見皇城內外皆春結軫猶云聯騎
謂與徐並出通篇中只此一句點明和徐青郊路傍大
江乃瞰江流而日迴者江勢之遠非謂東郊距江尚遠
日華句寫江中風光句寫江岸莫非春色莫非皇州之
春色非我兩人孰肯到此閒瞰桃李二句又收眼近瞰
日成蹊成蔭斗底驚心日已是俶載南畝之時矣盍歸
而望我綠疇此俱是謝之自感○唐王維早朝詩日色
纔臨仙掌動香爐欲傍袞龍浮似以日華二句爲粉本

蓋○日○色○本○無○動○性○須○得○纔○字○方○形○出○動○字○香○烟○俱○有○浮○
意○因○浮○字○遂○生○欲○字○然○纔○臨○者○日○乍○出○之○詞○欲○傍○者○香○
初○熱○之○詞○本○意○只○寫○早○却○不○得○不○用○仙○掌○袞○龍○點○出○朝○
字○耳○所○以○仙○掌○與○日○色○袞○龍○與○香○烟○四○邊○俱○是○實○字○苟○
非○纔○臨○欲○傍○四○箇○虛○字○如○何○楔○得○動○字○及○浮○字○出○故○必○
以○纔○臨○寫○動○以○欲○傍○寫○浮○皆○詩○人○想○之○所○結○然○止○活○得○
日○色○香○煙○兩○邊○耳○而○此○詩○却○不○更○添○虛○字○只○單○用○一○動○
字○一○浮○字○便○點○得○日○川○風○草○四○邊○皆○活○蓋○日○日○華○不○動○
因○川○而○動○却○又○於○川○字○下○着○箇○上○字○見○此○動○者○亦○川○亦○
日○風○雖○有○光○觸○草○始○顯○於○草○下○着○一○際○字○覺○此○浮○者○非○
草○非○風○總○是○一○片○春○色○總○形○容○上○文○滿○字○兼○形○容○原○題○
且○字○蓋○日○華○句○分○明○是○旭○日○始○旦○風○光○句○分○明○匪○陽○不○
晞○要○知○此○二○句○全○妙○在○迥○瞰○二○字○

遊東田

戚○戚○苦○無○惊○攜○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茵○閣○遠○樹○
暖○芊○芊○生○烟○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
酒○還○望○青○山○郭○

凡詩先景而後情者、情因景感也、先情而後景者、乃其、

懷中一段憂思無時可解借景以排遣其寫閒適到十分正是十分愁苦也此詩首句正出遊之由東田在鍾山之東史稱齊太子出東田觀獲是也眺別業在焉攜手云云言同游有人累榭菌閣東田之臺榭尋雲句寫高言不必尋雲陟之而雲自親隨山句所望之遠言不必隨山望之而山自見遠樹二句遠景之妙魚戲二句近景之妙總言處處可樂也不對二句事事可樂也然而可樂者亦止此東田片地游東田之片瞬而其戚戚無怵終無可解者

酬王德元晉安

梢梢枝蚤勁塗塗露晚晞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拂霧朝青閣日旰坐彤闈悵望一塗阻參差百慮依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題曰酬王而詩特借以寫自傷之意枝蚤勁陰盛也露晚晞陽微也梢梢塗塗言時勢至此勿論在內在外無一可者榮橘柚言南方風氣殊異鴻鴈喻小人言王在晉安雖有風景殊異之悲然邊遠之地讒言不及則在外猶差勝於在內耳我雖在內徒有虛名未明即到署

中坐到日旰絕無一事可作則權在他人可知惟署中無事故得思及故人遠思故人既阻一途近觀時事爰懷百慮春草云云言時勢大變而故人終不見還我亦將拂衣而去孰能以一己之潔受染於世哉

和伏武昌登權故城

三國志吳孫權二年自公安徙居鄂遂改鄂爲武昌秦和三年權稱帝於此則武昌固吳帝舊都矣今權不稱帝而稱名者權不全藉父兄之勢能自崛起有英雄之實也舊都而謂故城者廟社朝市泯滅盡矣

炎靈遺劍璽當塗駭龍戰聖期缺中壤霸功興禹縣鵠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襟帶窮巖險帷帟盡謀選北拒溺驂鑣西戡收組練江海旣無波俯仰流英盼裘冕類禋郊卜揆崇離殿釣臺臨講閣樊山開廣讌文物共葳蕤聲名且葱蒨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薦參差世祀忽寂寞朝市變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轉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徧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眷幽客滯江臬從賞乖纓弁清卮阻獻酬良書限聞見幸藉芳音多承風采餘絢于役儻有期鄂渚同遊衍

炎靈句至聲名句寫孫權故城光景雄圖句寫伏武昌
 登幽客句至鄂渚句寫和伏武昌通篇以英雄二字作
 眼眷者眷其英盼者盼其雄圖全從雄圖中寫出英
 盼從悵茲中寫出眷深首八句權不得志於中原遷都
 於此之由襟帶句形勢之險帷帶句聚豪傑於斯北拒
 二句運籌建功於斯江海以下立郊社宗廟於斯開宮
 殿苑囿於斯飲於斯歌舞於斯聲名文物盛於斯斯豈
 非其俯仰流英盼之地乎一旦三光云云而當年之社
 稷云云氓滅盡矣俯仰英盼不可復覩那不悵然

觀朝雨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空濛
 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耳目
 憂懷古信悠哉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鰓動息無兼遂岐
 路多徘徊方同戰勝者去剪北山萊

首六句俱寫雨凡雨自北來多成雨故古人說吹雨多
 用北風字來字跟上飛字吹字飛是雨之自力吹是外
 借風力既灑二句寫來空濛二句寫蕭條平明二字是
 寫朝字實是安插觀字門未開正好觀雨也懷古跟無

擾來無擾，跟門未開，門未開，跟朝雨來，言往日不雨，重門甫開，便有一種俗人俗事纏擾。今朝以雨故，開門稍晚，故得暫無擾耳。不明點觀字，言我之懷古在無擾，原不關雨有雨，懷無雨亦懷也。但今日現觀的是雨，只得就雨說起。戢翼云云，借雨中之物，言人世動息無兩遂之理。人或徘徊於動息之間，必至中路無歸計，惟有戰勝可從耳。戰勝指子夏卽所懷之古。○無始無終曰常，有始有終曰時，有始無終曰悠，有終無始曰久。前截始後截終，止目前之一項曰暫。此詩用暫字悠字妙甚。此

是言我之懷，雖出於眼前觀雨之頃，而其意固千古不盡也。○此詩宜與謝惠連翫月詩參看。月宜共翫，雨宜獨觀。故此曰獨坐。彼曰並坐。彼月常在夕，故曰輟策雨。適來在朝，故曰振衣。此題止觀朝雨三字，故寫雨在前。彼題翫月之上，有泛湖歸出樓中六字，故寫月在後。雨以質用，故正寫月以光用，故虛寫月可待。故哀鴻二句，寫在未月之先，雨不可待。故戢翼二句，寫在既雨之後。風僅助月之趣，故開說雨實憑風之勢，故粘說月之候。有定故從夕說，至清朝雨之候無定，故曰耳目暫無擾。

翫○月○有○同○人○故○不○必○懷○古○只○曰○晤○言○不○知○疲○觀○雨○既○無○
同○人○只○得○懷○古○故○曰○懷○古○信○悠○哉○月○色○朗○使○人○樂○自○是○
祛○幽○雨○聲○淒○使○人○憂○故○須○戰○勝○此○二○詩○正○可○互○相○發○明○

同謝璟諮議銅爵臺詩

同亦和也、然有辨、和者和其詩、同者同其題、先是謝諮
議有此題詩、已亦因作此題詩、題雖同、而所感之意、各
異、故不曰和而曰同也、

總惟飄井榦、樽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
染淚迹、嬋媛空復情、玉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

此題作者甚多、題曰銅雀臺、則從臺上、生意曰銅雀妓
則從妓上、生意大約皆從繁華說到敗興處、此題曰臺
故從臺上引起、說到陵上、見風吹總帷、疑其靈爽、在帷
中、儼若平生、見風吹陵樹、疑其靈爽、忽在樹上、却又寂
然、無聞罇酒歌吹、空爾情深、故不覺淚下而嘆玉座之
寂寞也、末二句、代妓為詞、輕言妾身、正是重言玉座前
後、總是情深語、非敗興語、然正是深於形容敗興者、况
其遣調命詞、極其淒古簡淨、洵為此題絕唱、

京路夜發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泱猶露
餘露圓稍見朝霞上故鄉邈已覓山川修且廣文奏方盈
前懷人去心賞勅躬每跼踖瞻恩惟震蕩行矣倦路長無
由稅歸鞅

此自丹陽之宣城郡作也。題是京路夜發詩，却先寫夜發，後寫京路，蓋感夜發之景，而嘆京路之長也。擾擾二句，寫夜發曉星四句，乃夜發路上之景物，妙在正復猶稍四虛字，一時寫出，令人眼光不定。故鄉二句，寫京路文奏四句，是路上夜發之情，乃預愁之郡後文奏與賞

心雅俗不並立，況且外勗于權勢而跼踖，內惕于法網而震蕩，風塵作吏，真有此苦也。末二句，行矣無可奈何之詞，路長一應故鄉句，謂已過之路，長一應山川句，謂未來之路，長文奏四句，倦之根也，無由句應前段，謂整裝于曉星云云之下，乃是戒徂兩，不是稅歸鞅，良可嘆也。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游昔已屢。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崑塵自茲

選言尺語
隔賞心於此遇。雖無佞豹姿。終隱南山霧。

首二句江之大勢。永謂路之長。驚謂流之急。永曰西南。驚曰東北。乃沿江逆流而行。最是苦境。天際句寫驚字。雲中句寫永字。乃就出新林向版橋中間看出。却將苦境寫作極好景。以爲苦境。則懽祿之情。不勝旅思之倦。以爲好境。則旅思之倦。不勝賞心之樂。緣此等極好景。我昔曾經歷過。但昔日是孤游。乃滄洲之趣。今日宦游。所遇之趣。不異孤遊。所遇之趣。故曰協。卽下文之賞心也。然新林版橋之間。亦尋常境耳。豈真能隔絕塵世爲。

鉉。瞬。賞。心。之。遇。而。欲。終。隱。于。此。哉。其。意。不。過。不。願。之。宣。城。耳。沈。休。文。發。定。山。作。格。意。與。此。相。似。○。自。下。流。觀。上。樹。在。雲。中。如。何。覷。得。真。只。是。略。略。辨。其。爲。江。樹。而。已。是。從。上。永。字。來。自。下。流。遠。視。行。舟。若。在。天。際。如。何。識。其。爲。歸。是。從。上。驚。字。來。水。流。急。舟。行。速。似。舟。中。之。人。若。有。歸。心。迫。之。者。然。又。自。晉。代。南。渡。後。仕。者。盡。家。丹。陽。眺。離。家。而。外。行。則。意。彼。順。流。而。下。者。皆。歸。舟。也。此。句。有。羨。忿。二。意。與。鮑。詩。之。居。人。掩。閨。臥。相。似。雲。中。句。亦。似。翔。風。吹。秋。木。句。實。暗。伏。結。句。終。隱。之。脉。但。未。點。明。如。灰。中。之。線。耳。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
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襍陰滿芳甸去矣方滯
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
能鬢不變

三山去京邑未遠卽還望者致其慊慊之意耳首四句
借事反照王粲登灞陵而望長安潘岳在河陽而望京
縣何爲望之而見且見之真且悉也今三山之去京邑
猶灞陵之與長安河陽之與京縣何爲望之而不見也

下文餘霞云云乃三山迤東近景則其不見京邑可知
然不明補中若有闕文者此詩家之妙然此地雖非京
邑景亦頗佳卽有宣城之行只得且爲遲留但信美非
吾土故以懷鄉之故而歡宴爲之罷也故云有情知望
鄉見意存乎望不在乎見與不見望鄉全悲在一知字
知生於情○餘霞四句從來止賞其練句之工不知其
用心之細言登山之始不暇他望一眼只覩定京邑所
向旣望之不見然後漸漸收眼則亦不離京邑道上俱
見江上之餘霞散成綺而已江中之水靜如練而已漸

漸又近至三山之下則見喧鳥覆洲雜英滿甸而已

在郡臥病呈沈約尚書

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况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連陰
盛農節臺笠聚東菑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詞珍簟清夏
室輕扇動涼颺嘉魴聊可薦綠蟻方獨持夏李沉朱實秋
藕折輕絲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坐嘯從可積為邦歲
已期絃歌終莫取撫枕令自嗤

淮陽句宣城近畿繁且劇也高臥句已雖有病猶能臥
治况復二句宣城在南山之西幸而不衝可以養病連

陰二句謂能養高閣二句謂能教能養能教太守之職
已盡枕簟六句郡中無事每日飲宴頗得消遣良辰句
後期未卜夙昔句空省往事坐嘯句坐嘯之効徒積為
邦句作郡之期已滿絃歌二句固自謙之詞言外不當
再留也

敬亭山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居然棲上千
蔽白日下屬帶迴谿交勝荒且蔓樛枝聳復低獨鶴方朝
淚饑飈此夜啼漂雲已漫漫多雨亦淒淒我行雖紆組兼

得尋幽蹊緣源殊未及歸徑窅如迷要欲追奇趣卽此陵
丹梯皇恩竟已矣茲理庶無睽

敬亭山上無遊覽字故通篇只是寫山首句言山之遠
二句山之高三句今之隱士四句古之仙人見此山之
不俗五句上有所承六句下有所接見此山之無窮七
句草八句木見此山之不死九句羽族十句毛族見此
山之不寂又以十一句雲十二句雨覆錯其間使山中
景物若隱若顯見此山之廣大不測形容至此已六十
餘字此而不已伊將何底此而止焉終是此山之景物

有盡故於本題之外又補出遊覽雖曰尋幽曰緣源曰
歸徑實只是借他引起下面殊未極窅如迷六字作不
了之語以結完前面耳皇恩二句正是作詩緣起緣源
二句妙在歸字非興盡而歸乃是正緣源前進之時廻
頭一望行過處尚有許多未盡則前面可知然不曰過
徑曰歸徑凡景物一覽無餘歸途便爾索然已去景物
既已覽之不盡此時心頭自計我歸時尚有許多趣味
也結句格似康樂

郡內高齋閒坐答呂法曹

凡答某人詩者答某人之所贈也。答某人某詩，蓋因其人有某題詩，兼以贈我，或贈我之詩而兼咏某事也。此篇却於原贈之外，加出郡內高齋閒坐六字作題目，意思全在一閒字。嗚呼！佻暉其人奈何使之閒坐郡中高齋乎。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牕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

首六句寫郡內高齋，言當此閒坐無事，正可邀人閒談，況有酒可酌，有琴可撫乎。故下文答之，而兼以邀之也。○大約詩至齊梁之代，已漸成律，但未盡協平仄耳。此詩牕中二句，平仄全協。唐人檻外低秦嶺，牕中小渭川，本此。

休沐重還道中

薄遊第從告，思閒願罷歸。還叩歌賦似，休汝車騎非。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汀葭稍靡靡，江菘復依依。田鶴遠相叫，沙鶉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試與征徒望鄉

選言定詩
淚盡霑衣賴此盈樽酌含景望芳菲問我勞何事霑沐仰
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庭闈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
首句寫休沐二句寫重還還邛二句總寫休沐重還引
還邛休沐二事是他高占地步處灞池伊川借近畿兩
地名喻邑里所在乃休沐重還之由汀葭四句寫道中
所見之景雲端四句將次近家其心尤切未免有望乃
楚山吳岫先見而後望者何也按楚山淮揚諸山在江
北吳岫丹陽之山在江南遠者反見近者反微一者形
因勢變山遠雲亦遠雲不能蔽山山近林更近山或爲
林蔽一者望家心切遠家之山反覺其見家中之山只
覺其微試與征徒望正以其微有是耶非耶之意若楚
山不過莊子所云見似而喜耳鄉淚霑衣征徒且然我
更何堪賴此二句乃道中聊爲自遣之法觀此字及望
字見芳菲卽上文江葭等所含之景卽上文靡靡等望
借此樽酌望問亦借此樽酌問至此覺從前作郡終日
勞勞真是無謂今日休沐庶得仰此清徽耳清字正對
勞字我以厭勞苦而輕軒冕固是由于志狹然以仰清
徽而戀庭幃實是出于恩甚歲有華則不負此歲春有

酒則不負此春。偃郊扉而遂我初服。即夫子所云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政可趨此休沐。一還終將隱焉。妙處全在一問。借此一問。便商確出還字。以後許多事業也。

郡內登望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山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威紆距遙甸。巉岳帶遠天。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烟。悵望心已極。惝怳魂屢遷。結髮倦為旅。平生蚤事邊。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方棄汝南諾。言稅遼

東田

此眺其郡內之山川。爾初下車之日。因有許多事務未暇。及至匝月。始得登城一眺。凌陽春穀。在郡境之內。威紆句承春穀。見其溪流之遠。巉岳承凌陽。見其山積之遙。眺望未幾。而暮風作。寒烟忽起。旋失眼中所見之景物矣。悵望句轉應前寒城六句。惝怳句緊應切切二句。至此心已極。魂屢遷。而動其深感也。蓋自晉氏失馭。海內分崩。爰及宋齊。生民之塗炭甚矣。有志經世者。首在混一南北。佞暉為旅事邊。總欲匡世濟民。原非邀圖富

貴而乃一麾出守。身不在廟廊之上。有志莫伸。此所以有浩然歸去之思。○此詩之妙。全在于寫登眺處偷筆紀時。暗寫出冉冉老至之意。就下車以來。論借問句。一日已過。匪直句。一月已過。平楚句。一年亦將過也。就登眺論。切切句。一日已盡。桑柘句。一年亦盡也。與後述懷處。日結髮倦平生。蚤意相應。○宣城在宋家皇畿之內。原非荒城遠郡。平楚正蒼然。妙在一正字。乃適當收穫之後也。寒烟着在桑柘者。以桑柘民之所藝。不比平楚日暮陰風吹起人家晚炊之烟。曩曩其上見生聚之多耳。下車無幾。四境固已小治云。○此詩首四句。明從張黃門詩。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借問此何時。蝴蝶飛滿園來。蓋古人詩文。旗鼓相當。萬不肯退避。只要奮力爭先。故此詩全賴平楚正蒼然五字。鑿他蝴蝶飛滿園五字。一寫春。一寫秋。真無瑜亮之分。後人無此力量。萬不可與古人相犯。

和王融著作八公山詩

凡日和某人某詩者。必依某人之詩為主而已之意。畧帶於中。如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是也。此詩却只自寫

已意通篇不及王原詩且併無一語及王於和之義何
居蓋入公山者二謝破符堅處凡題此山詩必當以二
謝為稱首佐暉乃其嫡裔固不得借他口氣而當自為
稱述然而猶曰和者紀作詩之由謂王唱之於前已和
之於後時有先後而意有同歸也

二別阻漢坻雙嶠望河澳茲嶺復噴岍分區奠淮服東限
琅琊臺西距孟諸陸阡眠起襍樹檀藥蔭修竹日隱澗疑
空雲聚岫如複出沒眺樓雉遠近送春目戎州昔亂華素
影淪伊穀國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長蛇固能剪奔鯨自

此曝道峻芳塵流業遙年運倏平生仰令圖吁嗟命不淑
浩蕩別親知連翮戒征軸再遠館娃宮兩去河陽谷風烟
四時犯霜雨朝夜沐春秀良已彫秋場庶能築

首六句言入公山之形勢為江南之保障正是二謝有
功於社稷生靈為最鉅阡眠六句寫入公山之景以見
感懷之由且帶王於內也戎州云云正叙二謝之功平
生以下叙已不得於時二公功業無可望而東山之迹
庶可繼耳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
我悵望輟棹子彝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
矣江上徒離憂

此送別范零陵之郡之詩故從零陵生意首句紀地謂
零陵在洞庭之南固黃帝張樂處也次句懷人帝子借
二妃以喻舜謂舜之所遊巡也雲去二句承舜不可作
矣徒其遺跡在耳史雲外補時事可知故謂子之此去
不過為今日廣平之聽而已我亦將自此致仕還家不
過為他日茂陵之求而已堯舜君民之事不可復望故
曰心事俱已矣心事二字暗藏在上面四句內○崔灝
黃鶴樓詩全從此詩脫來句句對校自明凡古人作詩
必有所本

鼓吹曲

按鼓吹者諸樂之總名也其施用須別用之朝會宴享
者曰黃門鼓吹用之道路從用者曰騎吹師行而奏之
馬上者曰橫吹旋師而奏之社廟者曰短簫饒吹此曲
奉隨王之教而作玩其詞意蓋用之道路從行者耳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飛甍

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輶獻納雲臺
表功名良可收

此奉教而作應副之詩也無深義可論當取其詞之佳
耳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五

終韻滿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六

睢陽後學吳 洪伯其甫著

梁

三百篇爲周一代之制而不全乎一代選詩爲漢一代
之制而不全乎一代周詩無尾漢詩無首魏晉宋齊踵
事增華各全乎一代之詩而梁獨不全者限于選也選
成于梁太子蕭統而統卒于大通三年故選中所載止
天監十餘年之詩而大通以後不入選云然詩亡于周
平○平○王○之○後○無○詩○而○有○騷○詩○興○于○漢○武○武○帝○之○前○無○詩○

而有賦是選詩距三百篇千百餘年中間有騷賦爲之
關鍵則三百篇之變爲選詩實有其漸而選詩之變爲
唐詩則頓也非漸也然亦有其漸焉蓋有監于陳隋之
菁華已竭故褰裳去之而梁之沈約江淹與齊之謝朓
宋之鮑照實爲嚆矢而選以後雖有作家如何遜徐陵
庾信薛道衡之屬皆不與焉觀唐人用韻最嚴而禮部
所頒斷以梁沈約爲主可知矣

沈約

有李陵而漢道興有沈約而漢道衰漢道興而王迹永
絕漢道衰而唐制斯起然漢道之興在王迹旣熄之後
其興以頓唐制之起在漢道未訖之時其起以漸故以
漢道繼王迹如秦之滅周以唐制繼漢道如魏之禪漢
此千古詩道中最有關係之人故序漢詩首李陵序梁
詩首沈約覽者畱意云○詩以韻爲主故詩隨世變韻
隨詩變故約所定韻未關至極而有唐氏一代大才人
皆競競奉之固有唐氏一代之功令爲之唐以後而五
代而宋而元而明其遵而用之尤謹則又有唐氏三百
年詩人之威神爲之蓋唐人聖于律者也其風調音響

實厭厭乎後人之心日久矣後人一出手輒入其範圍之中若稍有躐冶便覺不穩所以明之前後七子律詩宗唐用沈韻古詩宗選用古韻遂爲千古不刊之定論蓋三百篇尚矣漢變其體而爲五七言其體旣變其韻不得不變令與五七言之體相稱也晉宋而後漸尚排偶浸浸有成律之勢其韻不得不再變唐人以詩取士斟酌諸家獨取沈約者以其韻與律體相稱也然約韻亦非創于約特集其成耳與約同時者有楊議之群玉典韻楊休之韻略李燾之音韻決疑劉英經之四聲指歸夏侯謝之四聲音韻釋靜之韻英前乎約者有晉呂靜之韻集張諒之四聲韻林最先又有魏李著之聲韻周研之聲韻然李與周亦非無所本雖其書湮沒無傳然試取魏詩用韻與漢詩用韻無有少異則知其法亦不創自魏矣然則昉于何代乎魏詩與漢相較其用韻無異合漢魏詩用韻與三百篇用韻相較則迥然大異豈漢魏與三代之時有兩韻哉非也蓋緣三代之音韻一母之子自爲一韻如封建之侯國各方百里然有分土無分民任人通轉韻界甚窄而用之甚廣漢以後漸

兩合併譬之郡縣韻界雖寬而用之至狹也。然三代之韻書久亡，曷由而知古韻一母自爲一韻，卽後人所作之韻，泝流而窮之也。今觀沈韻止五十餘韻，泝之舊韻則一百七十，更泝之古韻則二百餘韻矣。此二百餘韻卽古之所謂一母一韻乎？抑三代之韻仍多于此，而曾經合并乎？今已不可知。然要之去一母一韻者，亦不遠矣。今姑借爲一母一韻論之。後人詩體聿變，則韻不得不變，然未遽變也。但于各韻下注通用，轉用借用，未嘗混而爲一。至沈約始并通用爲正用耳。由此知約之于韻止有合并之法。其于某音當某字，其位置皆古人所定，未嘗一毫易置于其間也。而後人常以麻遮當分元，魂不宜合，譏約不知麻遮自古相傳，原是一韻，卽歌與麻遮亦是一韻。蓋音以氣爲主，果假二攝，原是一氣，引喉爲歌，送氣爲麻，加一齊齒于前，則爲遮，但歌收阿母，故另爲一韻，而麻故與遮同收鴉母，爲一韻。若將遮另分爲一韻，則遮韻應收額母，豈知古人制字中雖不廢額母而絕不用以收音，姑舉此韻以例其餘，固知約非以區區吳音變天下也。後人不學無識，輒詈沈韻，豈不

宛哉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

靈山紀地德險峭資嶽靈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翠鳳

翔淮海衿帶繞神垓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菁

其一

發地多奇嶺千雲非一狀合沓共隱天差參互相望鬱律

搆丹巘峻噌起青嶂勢隨九嶷高氣與三山壯

其二

卽事旣多美臨眺殊復奇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山中

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

其三

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窈冥

不見蕭條何可欲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

其四

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白雲隨玉趾青霞雜桂旗淹留

訪五藥顧步佇三芝於焉仰鑣駕歲暮以爲期

其五

首章客邇神京見鐘山之重二章極寫形勢之雄壯三

章山中卽事之美四章山中定有高隱之士末章始點

出應西陽王教作詩是倒插法○古人用地名有正用

有借用須細細辯之如此詩題曰鍾山山本建業其云

淮海取禹貢淮海惟揚州迺是正用終南少室似是借

用玩其文意本是借客形主之法仍是正用若下文之

儲胥觀昆明池方是借用何也既云山中即事之美不應登山無所見所見之名或不雅馴故詩人不用寧借用他處相類之山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

率爾成篇猶少陵所云漫興言本無意作詩偶感三月三日之事率爾成此篇也

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開花已匝樹流鶯復滿枝洛陽

繁華子長安輕薄兒東出千金堰西臨鴈鶩陂遊絲映空

轉高楊拂地垂綠幘文照耀紫燕光陸離清晨戲伊水薄

暮宿蘭池象筵鳴寶瑟金瓶泛羽卮寧憶春蠶起日暮桑

欲萎長袖屢以拂彫口方自炊愛而不可見宿昔減容儀

且當忘情歸歎息獨何為

一年好處盡在上巳時候開花云云正寫具在斯意要知四句內有惜時意不專為下文遊樂張本蓋一年之芳在此一年之計亦在此彼肆志者是此年芳此忘情者亦此年芳也此通論全篇之意若止論其辭面且作正好出遊之時洛陽二句是遊人東出二句是遊地遊絲四句寫他行時服馬之鮮明以遊絲呈出綠幘之照

耀高揚襯出紫燕之陸離。清晨四句寫他止處器用之奢華。朝戲暮宿補出遊之久。伊水蘭池地之遠。又設筵置瓶之地。而鳴寶瑟汎羽觴。又定是一輩麗人也。其形容繁華輕薄。直寫得無地不到。無人不。然真所謂舉國如狂。若庸手至此。必急急轉到自己身上。表其忘情。休文都不然。却只於上文繁華輕薄外。抽出一箇佳人。做箇波瀾。然後徐徐轉到自己身上。何也。擬人必以其倫。輕薄兒繁華子。不是沈休文對頭。只得另尋箇佳人作對。寧意四句。正其人也。寧意二字。不止憶春蠶須直貫下。春蠶云云。十八箇字。蠶又正起。桑又欲萎。所以佳人急急採之也。長袖屢拂。終日採桑。奚暇鳴寶瑟也。彫糊自炊。薄暮方食。奚暇汎羽觴也。此等佳人才是可愛。愛而何爲不可見。以佳人平素自滅光儀。全不到千金堰上。亦不到鴈鷺池邊。既不朝戲伊水。又不暮宿蘭池。我何由而見之哉。既不可見。只得忘情。其忘情于東出云云。又不待言矣。大抵此一篇。以忘情二字爲歸宿。洛陽至羽卮句。只是明修棧道。却以寧意四句內一佳人爲陳倉愛而句。迺暗度之法也。夫天下一切遊樂之具。皆

從外來苟知自好者皆能自持最難忘者情耳拂日屢以炊日方自媚極矣此人如何忘情此時何忍忘情而去忘情而去有不拔之力矣○開花匝樹流鶯滿枝景從作者眼中看出是寫時遊絲映空高楊垂地景從遊人眼中看出是寫景此唐初長安古意公子行諸篇所自出但唐人之詩都說到敗興去此最結得好結出一箇采桑佳人示不續其麻樂土爲墟之戒結出忘情君子以嚴父兄之教且有移風易俗之功舊註以一句洛陽一句長安太爲方拙不知休文正有深意江左六代雖俱都建業劉宋以丹陽起家遂以丹陽爲京邑齊梁因而不改其繁華之盛與建業埒故交寫之讀者亦不必盡泥下文但伊水蘭池似雙承若干金堰只以公主得名鴈鷺池以諸王得名不必分也

宿東園

陳王鬪鷄道安仁采樵路東郊豈異昔聊可閒余步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槿籬疎復密荆扉新且故樹巔鳴風飈草根積霜露驚磨去不息征馬時相顧茅棟嘯愁鴟平岡走寒兔夕陰帶層阜長烟引輕素飛光忽我道豈止歲

云暮若蒙西山藥頽齡儻能度

題曰宿東園卽從東字拈出陳王安仁蓋以陳王安仁詩有鬪鷄采樵等語皆係東郊故也蓋丈夫生世亦欲以轟轟烈烈垂名千古耳陳王豈耽鬪鷄之戲安仁豈是采樵之人俱是不得意中一片壯心無處發遣特借此瑣瑣者以消磨歲月至于更無些事可作止于閒步則抑鬱益甚矣野徑二句寫閒步槿籬二句寫題以下俱宿東園所見郊外之景樹巔二句歲之暮鳴風颺喻當時在上積霜露喻在下驚磨四句百獸荒荒喻時亂

萬民流離各失其所也夕陰二句日之暮喻已年老素光句照應日暮豈止句迴應歲暮又兼日暮值此亂世而身又衰老如此而欲身世兩度殊非是神仙也西山字亦從東字拈出雖摘魏文西山一何高詩中字實用藥字暗代伯夷之西山薇字

學省愁臥

古人善于鑄題如此詩初讀其題以爲專寫愁臥而學省不過偶紀其地如沈道士館之例反復數讀其詩迺知學省爲興育賢才之地都被此風一吹逼有焚坑之

慘其餘地更當何如。益驗此題之妙。

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闌。愁人掩軒臥，高牕時動扉。虛館清陰滿，神宇曖微微。網蟲垂戶織，夕鳥傍欄飛。纓佩空為忝，江湖事多違。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

休文自負才品，朝廷定當以台司第一席相處，而不意處之學省。學省者，固休文大不得意之地，故此詩特借學省為愁場，而以風為織愁之杼。故詩中曰南闌曰高牕曰扉曰虛館曰神宇曰戶曰簷，分明寫出一極空濶荒涼閒署裏面，單單只臥着一箇人，且是箇愁人人之

愁只在心內，如何寫得出。於是借風為由，廣陌是闌處，學省是冷處，風吹廣陌，固其宜也。冷署之中，何為乎來哉。掩軒而臥，避之不為，不深，高牕動扉，自來逼人。虛館諸生之館，神宇先師之宇，清陰曖微，是被此風吹得慘淡蕭條，蟲網懼為風之所破，垂戶而織，鳥畏風不敢高飛，因而傍欄。此等景象，真真愁殺然人之所以膺此愁者，只是纓佩為累，江湖之上，決不如此。故以山中反照學省，曰有桂樹，當無此惡風矣。此所以悵然思歸歟。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送詩定論
此詩爲誦世子而作却無一字及世子者何緣是休文胸中先有一段炎涼之感偶因誦世子而發意且不在死者何暇生者誦世子上着至丞相第者何丞相第炎涼之地也上又着冬節後者何冬節後朝臣往還拜謁之侯正驗人炎涼之時也今日世子所居之第依然舊日丞相所居之第今日至丞相第之人已全無舊日至丞相第之人迺特爲驅車而來者僅僅休文一人則休文之外盡炎涼之人矣所以感之深不待操筆故題下又着車中作三字

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貴賤猶如此況乃曲池平高車塵未滅珠履故餘聲賓階綠錢滿客位紫苔生誰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

首四句一貴一賤猶然如此何況一生一死世態炎涼自然如此無可怪正是大可怪也高車句逝之未久珠履句門下人依然還在賓階云云第中曾無一人墳頭誰爲一望哉

和謝宣城

王喬飛鳧鳥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不避喧揆余

發皇鑿短翮，屢飛翻晨趨。遊建禮，晚沐臥郊園。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樽。昔賢侔時雨，今守馥蘭蓀。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牽拙謬東汜，浮惰及西崑。顧循良菲薄，何以儷璵璠。將隨渤澥去，刷羽汎清源。

此和謝眺在郡臥病呈沈尚書之作。王喬喻謝，東方自喻。從宦句承王喬，是括他原詩全篇意思。避世句承東方，言自己亦有一段意思。爲和詩根本。揆余六句自叙，是和他淮陽股肱郡云云。至秋藕折輕絲意，昔賢二句，點明謝之作詩而神交二句，和他良辰在何許二句意。牽拙四句自謙，和原詩坐嘯四句意。而何以儷璵璠，方點明和詩也。將隨二句，又和他詩外之意。蓋原詩謝眺以外補已久，有望援手之意。沈自維不得，若曰知子不能薦，惟有與子偕隱而已。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

古人不惟工于製詩，而且工于製題。如此題曰新安江水，便是京邑所無。於江水下，又贊以至清二字，見足供濯霑之需也。至清二字，贊江水已盡。又用深淺見底四字，申寫一番。見此水之清，惟遊新安江上者見之。而京

邑遊人不得見也。然新安江上水，何由貽得京邑人。蓋我宿遊京邑，固與京邑人有夙好。京邑人以遊而得好，則原非同好。其人須待濯霑也。我既以宿遊而得與京邑人好，則不得不思為濯霑也。此亦不忍獨清之意。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徹隨淺深，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遊鱗。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紛吾隔囂滓，寧假濯衣巾。願以潺湲沫，霑君纓上塵。

首二句點題，洞徹二句正形其清於題上，淺深二字外

更加冬春二字最妙。凡水淺清易深，深清難冬，清易春，清難。一層一層極得至字意。千仞云云是旁寫寫喬樹，就春時寫見遊鱗，就深處寫兼有清而能容之意。滄浪四句比京邑之囂濁，此地至清，互相形出。已既離京邑，已隔囂滓，可不假濯而君止遊京邑，當需霑也。此雖不忍獨清之意，然而居已以清，居人以濁，不合詩人溫厚之旨。

詠湖中鴈

白水滿春塘，旅鴈每迴翔。唼流牽弱藻，斂翮帶餘霜。群浮

動輕浪單汎逐孤光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

當時心有所感故借湖鴈為喻白水句似比京都每迴翔不能去也唼流牽弱藻食不安也歛翮帶餘霜寢不寧也群浮動輕浪暫從眾也單汎逐孤光獨危苦也懸飛竟不下有所疑也亂起未成行有所驚也故思刷羽而歸也○此詩其作于齊梁禪革之時乎休文與梁武風同仕齊暨任昉諸人所謂八友也及將受禪休文蓋有不安于心者故寓意于詠鴈首句滿塘只是白水鴈

尚未集其中迴翔謂齊梁之間諸人未知所擇有從梁而得祿者如唼流句有不從而中傷者如歛翮句有黨附而隨波逐浪者如群浮句有孤立而無與者如單泛句總之憧憧擾擾展轉於此滿塘白水之中耳即有迴翔于塘外而不下者如懸飛句蓋既飛矣何不竟去而懸之云者是其戀群而不忍獨去似有招之待之意于是群鴈應之刷羽同歸一若叢林和尚捲堂大散然蓋自欲隱而兼寓招隱之意○按詩題詠鴈于湖中主意却在鴈還故鄉第二句鴈字上着一旅字言此湖中不

過逆旅非故鄉也。首句塘字上着一春字，言季冬之時，鴈已北鄉，至白水春塘已愆期矣。然若寫鴈竟從湖中還故鄉，便于湖中一切妙態寫不出。看他唼流六句，俱在湖中寫，全不寫還。即後懸飛二句，在人看之，亦只說在湖中飛來飛去，孰知他却趁勢接刷羽云云，全不費力。全不露痕，而鴈已歸矣。是何等筆力。坡公詠畫鴈云：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此詩却句句是有人態，豈惟有人，且若逼之矣。只是寫得參參差差，錯錯落落，許多鴈許多態，無一重者，却又令人訝寫者，渾身是眼。從來寫鴈俗套，飛鳴宿食。此詩先寫食，次寫宿，末寫飛，獨不及鳴者，蓋指時事開口不得，只有食，只有宿，只有一飛而已。

早發定山

夙齡愛遠壑，晚蒞見奇山。
標峰綠虹外，置嶺白雲間。
傾壁忽斜監，絕頂復孤圓。
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
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燃。
忘歸屬蘭杜，懷綠寄芳荃。
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

題曰早發定山，是以定山紀行，不是詠定山之詩，乃全

篇重發定山者蓋休文心中先有不樂外補之意故一見此山之奇而驚訝之也故于見字上加晚蒞二字言非年老人所堪又復加夙齡一句見其雅好山水出于天性却一生不曾見此等山今若不爲外補何由得見此山之奇也故將山之奇處極情寫至四句峰山之豎立者綵虹外言其高故曰標嶺山之橫出者白雲間言其深故曰置壁山之旁曲曰邪就勢而言頂山之上面曰圓就形而言夫形有方圓大小之異勢有遠近斜直之殊舉此二者以例具有千殊萬異之形勢總以証其奇耳有奇山必有遠壑壑遠益見山之奇耳曰歸海是壑之遠出浦壑之餘波餘波濺濺益見正流之漫漫正妙于寫遠野棠二句借山中瑣物寫山兼紀時忘歸二句借浦中瑣物寫壑兼寫情忘歸不思歸家也懷祿不欲赴任也用家任兩處虛夾出眷言采三秀來下却單承徘徊望九仙側落不願赴任一邊去不復再照不思歸家意夫九仙亦寓內名山乃徘徊遠望而不前者謂吾于此山已有觀止之嘆九仙之山縱奇于此不願請矣以其山在東陽任內耳可見不是畱情此山只怨外

補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凡作詩者必相題。題日月只寫月，不得一字涉詠。題曰詠月，只自寫月。詠字意只中間略點開。題曰應某人詠月詩，貌雖寫詠月，而一片神情全要覷定。那人如此詩。題曰應王中丞思遠詠月，月妙景也。詠月妙事也。王書爵書字，則妙人也。以此妙景應此妙人，作此妙事，則自當有此妙詩也。要亦應與和不同。凡和者，其人先有詩。我和其詞，或意應者，其人或不作，或作之而我尚未見。全要寫得其人在詩裏面。

月華臨靜夜，靜滅氛埃。方暉竟入戶，圓影隙中來。高樓切思婦，西園遊上才。網軒映朱綬，應門照綠苔。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

首句點題，夜靜句，言月至此方好詠也。宜與末後洞房殊未曉相照。用此截去晨昏二度朦朧影，專畱中間一段好月也。方暉六句，從來俱為詠月實筆，細細玩來，都無一筆是實。方暉二句，是取影之筆。言月來尋人，猶如美人捧硯，索題喻王之命已。詠月也。高樓四句，是攝神。

之筆蓋月若與人無情則月何必詠王亦何須命我詠
月切思婦云云凡天下佳人才子以及有情無情莫不
感動則月洵天下之情種也不詠則負此月且負中丞
命詠之意此所以斷斷必應其令也未後只清光悠哉
四字是實寫又於四字中加一信字仍是呼出中丞當
面公共評論却又不曾一筆着實○高樓四句以離合
歡悲分立四柱便已啟晚唐律詩濫觴李商隱錦瑟詩
雖以瑟調之感怨清和四字平分中三聯作四柱然却
以感怨二意承首二句作瑟中之音而以清和二意作
聽瑟者之情以引起末二句故詩中此情二字只單承
清和也如此詩末二句亦單承映朱綴照綠苔彼以為
平分四柱者未之思耳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

梁武禪代之後厭于用兵求和於魏以息其民至此魏
無故興兵南侵武帝不得已命王演帥師往禦而又命
左衛將軍呂僧珍繼之餞于樂遊苑詔群臣賦詩而沈
之詩題云云不係其事不着其官一見呂之不能將一
見武帝之不能將將也蓋以此詩為諷諫云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我皇秉至德忘已用堯心愍茲
區宇內魚鳥失飛沉推轂二嶠道楊旆九河陰超乘盡三
屬選士皆百金戎車出細柳餞席樽上林命師誅後服授
律緩前禽函轅方解帶堯武稍披襟代罪芒山曲弔民伊
水潯將帥告成禮待此未抽簪

梁武不惜自屈於魏史稱其得交鄰息民之道至此不
得已而興師民亦未常不亮其心故此詩首四句云云
雖非有刺然其心恐未易副也愍茲二句緊從上四句
拈出見君心之仁推轂句任將之專楊旆句軍容之盛

超乘二句士馬之精戎車二句恩遇之隆命師二句授
命之嚴函轂二句破敵之易伐罪二句師出有名叙事
共十六句詩意已盡全無一字說到僧珍才略上夫僧
珍之才略何如哉僧珍常典禁兵矣盜殺諸王而不能
救是其才略國人知之敵人知之至歌爲呂姥獨武帝
情然不之知也夫出軍大事也擇將大任也用兵而不
擇將是以軍與敵也南師之不出久矣此役也史所稱
軍容之盛百年未有也當其時韋獻之徒固在捨而不
授而授之中樞之僧珍不待智者而知其必敗耳既無

擇將之術。徒恃其區區之仁心。當亦徐偃宋襄之流。奚補乎。此作者欲以微詞見意也。二謝送孔令。則詳稱孔令之賢。見宋公不當任其去。餞僧珍。則略言僧珍之才。見武帝不當授以師。正可參看。

遊沈道士館

題是遊沈道士館。却是泛泛一首遊仙詩。只詩中遇可二句。略帶出道士館意。當是心有所感。不過暫借他館。做說話之地。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既表祈年觀。復立望僊宮。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襟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外物。為念在佺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一舉凌倒景。無事適華嵩。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郭弘農詩。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只說他無神仙根基。却未曾明指出他病來。此詩前十句。歷歷指出。後十八句。字字與他相反照。秦皇漢武。無神仙根基。都是懽

娛人事四箇字所誤。御宇恢武不知殘害多少生靈。原
 為。懽。娛。人。事。之。地。兼。把。殘。害。生。靈。亦。奏。做。了。懽。娛。人。事。
 日盡見他窮奢極欲之事無不做到日未充見他窮奢
 極欲之心無有止足。銳意二句求仙之心切既表二句
 求仙之事勤寧為二句見他求仙總不是好道只是要
 長生不死永享此懽娛人事也。秦皇四句固是人心即
 銳意云云道心亦是人心如何做得神仙根基。日余云
 云乃休文現身說法知止足才是神仙根基是願不須
 豐何用懽娛人事遇可二句方是神仙作用本無難充

之性情山嶂四句便是神仙境界神仙受用何用表觀
 立宮所累非外物歡娛人事既不我累則築基自固所
 念在佺空佺空即道佺以定情空以了性也朋來二句
 仙人自至何至海上空還却令二句人境已絕況于人
 事一舉二句自能冲舉不須銳意仰羨仙人於三山九
 霄也寄言二句總是神仙渡世决不御宇恢武殘害生
 靈其感梁武溺於佛教而借秦始漢武求仙之事以諷
 刺之歟。梁武帝受齊禪約自負有推戴之功而武帝反
 惡其為人矜躁終不大用約有缺望之意而作此詩其

選詩定評
三
云梁武之貪得無厭。可謂切中矣。而自以爲能知止足。將誰欺哉。

別范安成詩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通篇清空一氣如話。詩品至此神矣。不意齊梁波靡之餘。乃復覩此。上可繼李於漢。下可開孟於唐。前期二字。生於少年之時。日易字。生於少年之志氣。衰暮固是時日有限。亦是年老人志氣衰頹。易動悲感。今日與爾

同衰暮。卽昔日與爾同少年。獨於少年着平生二字者。只管我心如此。爾心難易。全然不管。總是少年使然。時到今日。都無一箇是少年人。我心中覺得難。亦知爾心中覺得難。爾我之所以難者。都不謂風燭之年。後會難再。只此別離之際。黯然消魂。爾我老年人俱禁他不起。耳下四句。正就那別離一刻上摹寫。勿言二句。少展一限。夢中二句。忽又倒轉。今夜謂明日以後。且不消算計。只此分手而去。知爾今夜宿在那裏。真是有夢難覓。教我如何不愁絕痛絕也。看他一篇文字。只覷定別離時

三字真是看着日影說話往前寫直說到少年日何其太長往後寫只說到明日便止何其太短一短一長只逼此眼前離別之一刻真老年人手筆也○吳邁遠如何與君別當我年少時正從此意翻來可見別離一景老少人俱不堪得

任昉

文生于情千古之詩人千古之情人也情之所鍾莫真於朋友之交矣漢之蘇李所以爲詩壇之軟主者河梁贈答之詩雖云文字之絕工實關交情之獨摯彥升篤於友道當世所推觀其贈郭生下交不驕哭范侯上交不諂一段纏纏絲絲之懷出於至真情見乎詞選詩以之終始蓋信友以獲上詩人之阿柄也

贈郭桐廬出谿口見侯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

任與郭平日交好郭爲桐廬令任出爲新安太守路經桐廬郭聞任將至卽出谿口見侯下云余既未至見侯之太蚤乃急急欲任之至正與任之蓄意忍相思針芥相對郭仍進村不是郭不能待亦借以顯郭出谿之太

蚤耳久之不是怨郭之來遲見任不遽行不憚維舟之
久必待郭之至方至見郭不憚再出必以候任之至決
不肯聽其逕行卽此一題已寫出兩人纏綿之情不待
讀其詩矣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涿令行春返冠蓋溢川坻望久
方來萃悲歌不自持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疊嶂易成
響重以夜猿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親好自斯絕孤
遊從此辭

夫人相與未免有情情一耳繫於相別之久曰相思蓄
於相見有期曰意任與郭平日之相思久矣因有新安
之行路經桐廬行至富春渚當清晨開船之時意中已
想行到桐廬定當與郭相遇故曰蓄及至到此未見郭
至今朝所蓄之意幾乎成虛到此平日之相思更有不
自持者故曰忍忍者不能忍也卽此一字寫行路人急
急只要行路而又以故人急欲一見之故不得脫身真
有此苦涿令句是說郭又復自村出谿口也冠蓋句不
是閒寫他儀從之盛正是寫望久言自出村時一步步
直望來到谿口郭之復來萃爲候任出却云行春返蓋

桐廬以村為治無城郭之蔽故一一望得分明也悲歌句寫眼前相見光景帶完往日之寒溫而歡字內已伏下客心幸弭悲字內已伏下親好斯絕意其不自持處正從望久句逼來使相別雖久幸遇因緣蓄意要見便見意味便淺本題出谿云云故作小小波瀾幾乎兩不相值所以相見之時倍為情親耳以下寫懷滄江二句就桐廬之地形出下文道二字我自京師起身遠來到此纔一半路從此到新安尚爾遙遠況已前所行過尚是平穩道路至此已盡湍險難行方自此起空山夜猿真令客心萬方難弭然而幸自弭者以中道尚有知心之郭生耳過此以往親好盡絕單單只是一人在湍險路上行更有甚於疊嶂云者教人如何耐得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玩此詩第二章云云乃是任出守義興郡別范未幾在傳舍中聞訃而哭之也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攜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運阻恆言革時泰玉階平濬冲得茂彥夫

子值狂生伊人有涇渭非余楊濁清將乖不忍別欲以遣
離情不忍一晨意千齡萬恨生

一詩之中凡押三箇情字乃是故為重復以見意只緣
舊註誤解却猶我故人一句以為范已死任我故人之
痛而彼不知遂令一詩之精神全晦不知三箇情字俱
指范侯生前之情此句情是全分生死句是大分欲以
句是小分蓋范侯既死萬化與之俱盡獨范侯之情不
與俱盡今日猶在也范侯之情不與萬化俱盡者蓋生
死一交情也若世人酒肉相征逐云云生則交好死則

已耳豈能常在至于范侯嘗與之共患難矣又嘗與之
共安樂矣同事銓曹之日又與之同好惡矣此情何情
豈能忘得忘之不得即其情猶在耳然或其人大節不
差而細處或不周到及其死之日人或啣其小而忘其
大者有之至范侯則又無所不周到平生即暫時分手
亦須少畱言笑以遣離情真有不忍一時分離之意而
誰知竟成永訣哉千齡句即緊接一辰意以總結上文
曰萬恨生者范侯之情不止今日猶在即萬古猶在也
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何時

見范侯還叙平生意

前章范侯自不拘於禮數之中已自不敢脫於禮數之外此章已或脫於禮數之外范亦不責以禮數之中亦是從小分處寫其情不盡也詠歌句不是表章他著作范侯著作何待任表只是引起下面嘲謔言雖涉嘲謔亦只文字遊戲原不為虐政見他仍是不敢脫於禮數之外也

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辰已矣余何嘆輟春哀國均

上兩章俱追叙范侯生前之情此章方就傳舍上細寫哭字與子兩句莫看重複了與子句是總計別日經塗句細數別程弗覩二句根與子句來言與子別來能有幾日原臨別時不見子有病容我如今要想子病中是怎箇模樣只是想不出只想得好時模樣寧知二句跟經塗句來我與子別後路上走了若干程這箇計信亦得若干程方聞得仔細算來所差幾何莫不我別爾之日便是撤瑟之日乎此詩最為入情昔人評此章幾于休文生平少年一首信不誣也

范雲

彥龍與彥升伯仲之間，選所收兩人之詩，多關交情。彥升切切，彥龍惻惻，詩亦各如其情。獨彥龍做古一首，精鍊之格，唐人出塞妙手，彥升不及也。

贈張徐州謾

田家樵採去，薄暮方來歸。還聞稚子說，有客欵柴扉。賓從皆珠玑，裘馬悉輕肥。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疑是徐州牧，既足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闈。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懷情徒草草，淚下空

霏霏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

只就稚子口中實叙自己意中虛猜寫出一段依依交情。一見張之貴，不忘賤，一見己之不諂，不傲，俱各以古道自處也。其格最高。首句去，二句歸，下文有客至，得與故人揮，一十三句，却寫在去歸中間，有多少曲折起伏。首二句譬巫之兩峽，而江濤萬狀盡夾其中。○還聞稚子說有三妙：一無應門之童，正與賓從之盛，反照其家之貧也；二偶因樵采而去，遠於田間，近於他出，若有應門，則可往報而還，決不令客空返；三賓從云云，寫得十

分眼熟若不假之稚子口述彥龍口中如何說出

古意贈王中書

凡詩曰倣古古人之詞意併倣也古意不用其詞專倣其意至於古意贈某人則是贈某人之詩而以古人之意運之也如此詩前四句似是贈王中書而岱山以下
是古意然實不須分也

攝官青鎖闥遙望鳳皇池誰云相去遠脉脉阻光儀岱山
饒靈異沂水富英奇逸翻陵北海搏飛去南皮遭逢聖明
後來棲桐樹枝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可棲復可食此
外亦何爲豈知鷓鴣者一粒有餘貲

范爲承直郎故曰責鎖闥王爲中書監故曰鳳凰池以
下卽以鳳比王因拈出光儀靈異英奇逸翻搏飛桐樹
竹花等意岱山二句指王起家瑯琊逸翻二句王曾爲
青宮屬遭逢二句今日爲中書監也鷓鴣二字亦於鳳
凰拈出喻已爲承直郎於寫鳳凰處先單寫棲次棲食
並寫於鷓鴣處只單寫食乃互錯其文以見意蓋官高
者祿自厚故旣得所棲則竹花自莫莫也桐葉自離離
也棲食俱有餘此亦何求於人若鷓鴣之食僅一粒則

未得所棲，可知未得所棲，安得不求於人哉。一粒本是不足，都說有餘。一者自占身分，一見已本為未得所棲，非為謀食計也。

傲古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朝驅左賢陣，夜薄休屠營。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失道刑旣重，遲留法未輕。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

首四句總寫塞外之苦，寒沙二句，地苦，風斷二句，時苦，朝驅二句，逐日有血戰之苦，昔事二句，終身在人帳下，竟無自己，出頭日子，失道二句，以刑之重，形賞之薄，所幸二句，不知是美，是刺，是感，是怨。○詩雖傲古，開唐人鍊字法門，寒沙二句，平驚二字，鍊得好，風斷二句，斷失二字，鍊得好，遂振起一篇精神。

丘遲

侍宴樂遊苑送徐州應詔作

詰旦闔闔開，馳道聞鳳吹。輕葦承玉輦，細草藉龍騎。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巢空初鳥飛，荇亂新魚戲。實惟北門重，匪親誰為寄。參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小臣信多幸，投

生豈酬義

通篇句句是愛弟出守、風遲四句、雖寫苑中之景、實喻天子有憐愛幼小之意、只以北門重寄、不得已而遣之、故念之為舉恩加之厚者、是其細心體貼人心處、若泛送他人詩、移不得。

旦發漁浦潭

漁潭露未開、赤亭風已颺、棹歌發中流、鳴鞞響沓嶂、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嶄絕峰殊狀、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信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坐嘯昔有委、臥治今可尚。

徒暫清曠坐嘯昔有委臥治今可尚

漁潭二句寫旦、棹歌二句寫發、村童二句分明是黃童白叟爭迎使君、他却寫作因棹歌發鳴鞞響驚出聚看、官人來過光景是他能化俗為雅處、詭怪以下寫漁浦潭之景、以見此郡之美、稍愜幽棲之意、可以坐嘯而治、不必以外任介意。

虞羲

虞伯陽北伐詩、風骨駿秀、不唯近超齊梁、即晉宋罕有其匹、然却於唐人相近。

詠霍將軍北伐詩

史記衛霍同傳，止詠霍，不詠衛者，衛日退而霍日貴也。始以幸而為大將，終其身未嘗困絕焉，惟霍獨有天幸矣。豈真有不世之才哉？將以傷夫有才而不遇其時者。

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涼秋八九月，牧騎入幽并。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雲生。羽書時斷絕，刁斗晝夜驚。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口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玉門罷斥堠，甲第始修營。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

才力足矣已見高臺傾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首四句擁旄為漢將將他出身截斷即從為將起見其以幸進非以才進也涼秋六句曰幽并曰飛狐曰瀚海乃邊鄙設險之地曰涼秋乃秋高入塞之常非有關於危急存亡之故也乘墉四句漢家兵馬之強眾精者獨屬霍也關下二句不恤士卒如軍中乏糧方穿城蹋鞠也二句畏漢家兵馬之精強預自遁去非有血戰之功也玉門四句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全不知退讓而猶然得保首領以沒幸矣天長四句不是敗興亦是幸之謂

歡樂無幾高臺已傾乃人道盈虧之常所難得者千載之名耳然功可幸名必不可幸不惟保首領而後而且麟閣之上雄名千載豈非天幸哉

陸厥

湯惠休稱康樂詩映日芙蓉韓卿之詩亦宜摘其詩中秋水芙蓉四字贈之

奉答內兄顧希叔

嘉惠承帝子躡履奉王孫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歸來驂桑柘朝夕異涼溫

當時竟陵王開西邸以招致天下文學之士若沈約任昉王融蕭徐范雲謝朓陸倕出其門而梁武亦與焉時號八友厥雖不與其數亦其亞也故追述之以為榮嘉惠句見王賢能下士躡履句見已應王舉非有干請也屬叨二句謂已曾為太子太傅功曹掾下以平津孟嘗比王是感知遇之隆非自誇其官職出入句數見親暱一見句時之不久而歸朝夕涼溫見舉世眼皮之薄便伏希叔非炎涼中人

俎落固云是寂篋終如斯杜門清三徑坐檻臨曲池鳧

嘯儔侶荷芰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爾泛漣漪

此章自述亦是感知遇意。殂落句竟陵不在已自殂落也。寂篋句竟陵之遇可一不可再。自永寂篋矣。杜門云云謂朝廷之上既無知己而山林之中或有同心之人亦可稍慰。乃炎涼之人既不容已而已亦不容炎涼之人。唯有杜門清三徑而已。檻則獨坐池則獨臨漣漪獨泛而已。雖有同心人如希叔又復遠仕王門奈何。

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臣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離宮

收杞梓華屋富徐陳平明上林苑日入伊水濱

此章美希叔只是美其榮幸。至於朝上林夕伊水不過只尋常陪伴王侯遊讌而已。以言知己則未也。正以邵陵形出竟陵之賢。此古人深於知己之感。即托之文字一毫不苟處。

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相如慙溫麗子雲慙筆札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愧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

此章美希叔文字見贈詩之美。駿足句喻希叔柴車句自喻愧茲二句昔日相聚深愧稽向山陽之讌今日相思空同曹應洛水之別。

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渤海方淫滯宣城誰獻酬屏居
南山下臨此歲方秋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

此章根四章末句空此河陽別來謂秦昭王於千里之外招平原君嵇叔夜於千里之外訪呂安今身畱滯於渤海之區既不能訪希叔於千里之外而希叔在邵陵之國雖有宣城美酒亦只獨酌而已亦不能於千里之外招已誰與獻酬政以邵陵門下之寥寥無人反形竟陵門下之濟濟多士爲可念也未屏居云云雖謂徒爾相思不能往從然言外歲已秋矣日已暮矣時不再得利濟天下之志終無復望望其來歸之意

中山孺子妾歌

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歲暮
寒飈及秋水落芙蓉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賤妾終已
矣君子定焉如

孺子妾者以孺子爲妾猶小說所載臨川王之男王后當盛寵之時入與同寢出與同車如魏主之與如姬漢成之與班婕若忘孺子之爲男子也者在孺子恃其寵愛暮陪飲帳朝宴秦餘亦自忘其身之爲男子也者及

其衰也。君王始厭其為男子矣。曰此矯駕之子瑕也。前
 魚之安陵也。在孺子久假不歸。終不認其身之為男子
 也。者故自稱稱妾而不稱臣。其稱王不謂君王。而謂君
 子。君子者女子。謂夫之通稱。已者不已也。焉如者望其
 念舊。○寫男色與寫女色不同。既日罄折似秋霜妙於
 寫盛。陸曰秋水落芙蓉。妙於寫衰。俱移用女色不得。

徐悱

徐詩不多見。古意酬到一詩。英吟奕奕。大顯齊風。應是
 少年人作。却無五陵兒裘馬之態。

古意酬到長史漑登瑯琊城

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表裏
 窮形勝。襟帶盡巖巒。修篁壯下屬。危樓峻上干。登陴起遐
 望。迴首見長安。金溝朝灞滻。甬道入鴛鸞。鮮車驚華轂。汗
 馬躍金鞍。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懷紀燕山石。思開函
 谷丸。豈如霸上戲。羞取路傍觀。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歎。
 題中有古意二字。故篇中不用本地名。而多借西京古
 地名。為比。甘泉比建業。上谷比琅琊。樓蘭比魏夫。烽火
 警平甘泉。於甘泉備之則晚。須於上谷備之。此極形容。

瑯琊之險爲朝廷之要地也。然却先寫一句長江何也。江左六朝，歷都建業，實賴長江之險，以限南北。故川江稱豁險五字，點醒極有力量。茲山句，又用一復字，可見此江爲建業要害，而茲山又此江要害。表裏二句承茲山句，天險也，修篁二句，人險也。八句總寫完瑯琊城下文，方寫到長史登陴句，是一篇關鍵。迴首句是一篇波瀾。鮮車八句，是慷寄言二句，是慨一段。慷慨全從少年負壯氣，寫得淋漓盡興，直逼出登字神髓。乃是酬意，蓋瑯琊之城，本以備北。登城應須北望，北望又背建業。故

又回首南望，其北望也。是此題之正面，乃只起得遐望三字，似不會說完者。蓋遐望必有遐思，當遐望之時，凡瑯琊之北迤西一帶山川形勢，無不歷歷看眼中。卽不入望之燕山函谷，都已算計在中心。那一片開丸紀石，以報吾君懷思已全全有在這裏。倘於此時一直寫出有何趣味。于是乃作一波曰迴首見長安，金溝云云。且見得極真極詳，有天威不違咫尺之意。於是緊緊就甬道二字，接出鮮車云云。江南用兵長於舟楫，瑯琊以北車騎之地，苟非兼長車騎，決不能長驅西北。以少年

長才自負指顧之間。可以紀石開丸。此北望之遐思也。却轉身南望。說來若將一片開丸壯懷。面向吾君。請纓者。又若將瑯琊。北及燕山。函谷形勢。向吾君。聚米爲山者。無奈數奇不遇於時。深爲可嘆耳。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六 終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七

睢陽後學吳 淇伯其甫著

江淹

鍾嶸謂淹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詢爲知言。至云詩體總襍。善於擬摹。又引夢郭索筆。遂至才盡。此殊未諳淹之心事。蓋沒世不稱。詎爲君子。明哲保身。斯云大雅。不知善於摹擬。此淹所以成名。而自託才盡。此淹所以名成而不敗也。何也。淹生齊梁之際。雖漢道之興。已千有餘年。作者林立。思於五言。場中拔幟。豎壇。苟非盡平。

生○之○力○決○一○死○戰○斷○不○可○得○也○所○以○淹○遍○擬○三○十○餘○家○
猶○如○陰○陵○道○上○項○王○只○一○人○一○騎○既○取○此○一○漢○將○復○又○
取○彼○一○漢○將○雖○不○能○勝○亦○不○至○敗○而○英○雄○之○名○固○已○成○
矣○淹○之○成○名○正○用○此○術○然○名○既○成○矣○名○成○必○敗○物○之○理○
也○況○甫○當○忌○文○之○齊○文○旋○值○護○前○之○梁○武○苟○非○自○托○索○
筆○之○詭○詞○幾○何○而○不○懼○空○梁○落○燕○牕○草○無○人○之○禍○耶○此○
淹○之○苦○心○妙○用○非○好○學○者○烏○得○而○測○諸○

望荆山

建平王景素右將軍荊州牧江受命爲王五經將至荆
而作詩題曰望荆山其望之也急急乎欲至之耶抑不
欲其至而遲遲吾行耶然詩中並未點明荆山字面意
不在於荆山又何有於望也然則以荆山命題何居蓋
江出自建業繞桐栢出魯陽行許多路至此望見荆山
以爲荊州近矣去建業益遠時值深秋去建業時又久
不覺零淚霑衣而作此詩也其曰望荆山者蓋以作詩
之地標題也其地云何昔陸平原赴洛自述其作詩之
地曰倚嵩巖頽特進使洛自述其作詩之地曰登梁城
今余作詩之地其距荆也與二公之距洛不甚大遠近

故曰望荆山此鑄題之又一法也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南關繞桐栢西岳出魯陽寒郊
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撓重林雲霞肅川漲歲晏君如
何零淚霑衣裳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一聞苦寒奏再
使艷歌傷

此詩雖未點出望荆山字面而文則處處照得明白然其意却不在望荆山上只借望荆山顯出路之長路之長顯其行之久行之久顯出歲之晏以寫其不樂出外之意言我若非奉命至此方且安然在朝焉知楚塞之長此二句乃已望見荆山回頭總算楚塞之路南關二句是細算南關桐栢西岳魯陽皆楚塞一路寫來是天生的長於南關桐栢中間加一繞字于西岳魯陽中間加一出字又是添出來的長繞者左一灣右一灣其長以紆出者高一程低一程其長以險寒郊二句并承出字來言行至出魯陽已知去荊州不遠但未出之時爲重巒所蔽望不見荆山及出魯陽險障已盡頓成平衍雖有寒郊之高亦不能留影而秋日之清光普照無碍故荆山望得最分明然近吾身處有重林近荊州處有

是言知言
三
川漲忽然悲風起。撓重林。雲霞亂迷川。漲則又望得不
甚分明也。看他寫望。全不實實寫望。只就寫景上帶出
望字。且並帶出望之地。及望之時也。然望之地猶可言
望之時不可言。於是忽作自言自語。歲晏君何如。隨接
以零淚霑衣裳。是氣極語塞。不能自答也。蓋悲酸之至。
雖有玉柱。任其掩露。雖有金樽。任其含霜。其嗒然欲喪
之狀。真若既聞苦寒之後。又聞艷歌之傷者。至此並楚
塞之長短。亦付之不知矣。舊注云。當此時。若一聞苦寒
之曲。則使美艷之歌。亦悲傷也。大謬。蓋艷歌非取美艷
之義。凡樂始奏曰趨日艷。古人作艷歌行。與苦寒行。同
是一例。哀怨之曲。此詩全以奏歌二字分輕重。蓋奏爲
絲竹之聲。歌爲人聲。人聲感人。甚於絲竹。○世稱秋日
懸清光一句之妙。在康樂。佗暉二謝之間。不知所以然
者。全在寒郊無畱影一句。逼出來。光不與影相對。却與
闇相對。且相悖。故有闇無光。有光無闇。原夫太空之中。
原是全闇。大光一懸。太空之中。盡是夫光。布滿。不知將
闇。豈到何處。只緣太空之中。不能無物。有物則有形。大
光爲物形所碍。不能透過。方顯有闇。然不謂之闇。而謂

之影者何也。影生於形。形有大小。又有方圓。又有長短。斜正種種不齊。形既不同。所留之闇之象亦異。可見光與闇緊相切。而形爲之界。則光不生於形。而闇則形之所留。故別稱曰影。以明此闇屬依類物形者也。光之大莫如日。物形之大莫如日。昏夜之闇。卽大地所留之影。其次大者則山川。至於城郭人物。一切有形。莫不有影。莫不有所留之闇焉。但滿太空皆光。以大地視太空。無異太倉一粒。雖有昏夜之闇。何損太空之滿光。然而人目則不能見矣。至山川之影更小。又何損於大光。但於人目尚有碍而不顯云云。故文通未出魯陽。不及寫日光。而出魯陽則平地。雖有寒郊之高。不足碍吾目中之日光矣。總謂無留影可也。所以秋日懸清光。方得寫的盡致。此古人細心體物之妙。後惟老杜一人能之。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峰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瑤草正翕絕。玉樹信葱蒨。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中坐瞰蛇虹。俛伏視流星。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方學松柏隱。羞遂市

井名幸承光誦末伏思托後旂

首句述此山之靈異，為登者占地步，淮南比王，廣成自
 比，以下述廬山香爐峰，當做二次寫者，以廬山之美，正
 在瑤草六句，寫廬山已盡，又着不尋二句，以振起香爐
 峰，落日二句，正香爐峰上所得者，而寫之，必取材于落
 日重陰者，山川道里，非天星莫紀，則山川遐怪，非天日
 莫顯，渚莫多於楚楚之渚，莫大於長沙，而長沙距廬山
 又最遠，故非此大渚不能容此落日，非此高峰亦不能
 望見此渚上之落日也。日漸落則陰漸生，凡東近海多
 風，西近山多陰，山映日而成陰，重陰萬里，匪一山矣。則
 此山皆高出其上，可知此遐怪之極，真堪驚人耳目者。
 然不尋則不知，可見山水之勝，領略在人，藉蘭句見尋
 遐怪，乃其素願也。臨風句當面不輕過也。方學二句尋
 遐怪之本領，應前廣成句，末一句繳完奉教意，應淮南
 句。

襍詩三十首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
 彩，雜錯之變，無窮宮商為音，靡曼之態，不極。故娥眉詎同

貌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其氣而皆悅于魂不其然歟至于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及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况復殊于此者乎又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恆弊是以邯鄲託曲于李奇士季假論于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興諒非夏古但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為異法故佞黃經緯之辨金碧沉浮之殊僕以為亦合其美並音而已今作三十首詩數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權云爾

文通胸中初無所感只序中品藻淵流便是作詩主意蓋取自漢至梁作者三十餘家於三十餘家中取其平生最有名詩各效其體作一首以概其餘品是修飾藻是潤色商權是討論是以從來作者之源流為草創而自居於討論耳

古別離

按樂府雜曲有古別離其作者人與詩俱不傳古今樂府集所收者唐李端一篇耳不及此作者以此作非樂府體也文通以古詩十九首原無作者姓氏不便立題

故假此題代做行行重行行一首。然古詩以別起。中有代馬云云。以緩調承之。此亦以別起。中却不惜云云。以急調承之。初不似士衡輩句步字趨者。蓋此詩止取備體。古詩十有九首。作者不必一人一時。而其體大約如此。故用此一首以該之。非專擬其首篇也。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不惜蕙草晚。乃悲道路寒。君在天一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免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首四句是別之遠。送君二句是別之久。不惜二句及願一二句俱情之切。結言所守之貞。其調響其味深。遣詞處濃淡得衷。較之陸劉二作。差勝較之原作。未免有谿徑可尋。○此詩不止挾別離之骨。直剔古字之髓。不惜云云。古人之心願。一云云。古人之情。免絲云云。古人之節。若今時作題。只寫得離別二字耳。即太白托詞于皇英。亦只是古字皮相。○此詩幾于化工之筆矣。中所未趨者。黃雲蔽千里一句。蓋雲本無光。而能透光如琉璃。然借外光映之而成色。塞外沙漠之地。故其雲常黃。在

腹裏之地。則為偶然。征夫既至鴈門。黃雲正在其見界內。假以不得相見之故。歸咎於黃雲所蔽。自征夫口中寫出。則可。黃雲本不在思婦見界內。如何自思婦口中寫出。若原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則無瑕可擊矣。或曰。思婦曾送征夫至鴈門。用黃雲何不可。然乃至二字。專指征夫遠遊所至。非思婦送至鴈門也。古人以禮自持。必無此遠送。

李都尉陵

淹於漢以來。諸家皆有所擬。至蘇李為五言之祖。止有李都尉陵一首。却無蘇屬國者何也。淹詩主備體。非以備人。蘇李雖出兩手。祇是一體。雖後世學者。或各領一派。必渾而稱之曰蘇李體。亦曰河梁體。未常分目之為蘇體李體也。然不用蘇為題。而用李者何。一人一體。取其佳者。兩人同體。取其先者。李詩題曰與蘇武。選序亦曰。降將著河梁之篇。是五言創於李。而蘇和之也。詩中固是極力摹擬李。亦往往帶出蘇意。以明蘇李之為一體。非有擇於蘇也。

尊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悠悠

清川水嘉魴得所薦而我在萬里結髮不相見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

清徹無塵雖不似李詩却自佳其不似李者有二一帶自運一兼摹蘇○他詩俱擬原人所有此詩獨補原人之缺按選中載蘇李共七蘇詩四首李詩三首其良時與骨肉等俱以三首相對而李獨缺結髮為夫婦一首此詩補作一首本無原詞可以拾摭俱皆自運但取李都尉他詩之清徹氣味本是用李摹蘇先有李詩而後有此詩而其主意却是代李倡蘇讀者反覺先有此詩而後有原詩也譬之學奕然有兩國手譜勢於此吾祇見一着白二着黑三着白四着黑五着白六着黑至七着白却已軼失止見八着黑我欲學此國手定須細細摹揣此八着黑何為下子在此路必是應他七着白在某路矣揣摹得着便是善學此國手亦併學得彼國手矣○蘇詩四首古來相傳俱為答李之詩後人又摘結髮為出使別內之詩以其文辭于答李不甚合也然讀古人詩只在以意逆志若定求其文辭之合則彼三首豈盡合哉蓋詩有賦有比比之為義不拘一塗蘇詩之

飛龍鳴鹿黃鵠鴛鴦以及連理蘭芳皆以物比兄弟夫婦皆以人比蓋兄弟夫婦朋友之交三者人道之大倫既可以兄弟比朋友獨不可夫婦比朋友乎況屬國出使之日老母儼然在堂也曾無一語而止昵昵于夫婦之間豈人情哉所以昔人相傳此詩併爲答李之詩亦非無說文通擬此詩亦不必辨原詩爲答李也出使別內也但照蘇武原詩意用李詩氣味摹寫一篇任人以爲贈蘇也任人以爲從軍別內也尊酒送征人踟躕不發者爲親宴之故耳宴與燕通卽取詩宴爾新婚之義

親者如兄如弟也日暮將別握手而不忍分悠悠二句取詩之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河水濁故魚美清川之魚不美於河魴尚得所薦言尋常夫婦反得常相守而你我好夫婦反不相見也此時尚未別去何云在萬里預言其在也此時尚未別去何得便有書書何由便云短書何由已在袖中亦預言其有也袖中生於書短短書生於燕燕者作巢人家有夫婦之義雙飛之燕一頤一頤有夫婦之象故燕燕于飛既可○以○送○遠○歸○之○女○燕○能○穿○簾○又○何○不○可○以○寄○遠○征○之○書○但

燕小而輕故書須短短書故可藏之袖中袖中者一珍重二防人見三得便便寄也余見俗本有以燕為鴈者以為暗用武帝上林射鴈事其事亦切其韻亦合然趣味不無減盡矣

班婕妤

紈扇如圓月自出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彩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

女子所重第一是潔尤重在本色却是原詩摹得極至

原詩裁為合歡扇女子之本事已盡於此此詩畫作云云又多一番粧飾多了一番粧飾便減了一分本色試以碩人詩証之原詩只做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便住此直說到素以為綉上去了原詩出入云云謂一女子位不過婕妤亮無大功却有微效如辭輦之類以見不當棄捐此詩彩色云云怨而怒矣原詩棄捐尚不離篋笥之中此直云零落在中路詞亦甚矣

魏文帝丕

謝靈運鄴中集詩八首不過擬其一時遊讎之作故於

文帝書太子而不名，所以親之。七子之外，江淹雜體詩三十首，他人書官書名，於文帝書謚書名，彝文帝於詩中之人，將以一詩概其生平，用備一體云。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月出照園中，冠珮相追隨。客從南楚來，為我吹參差。淵魚猶伏浦，聽者未云疲。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為。蕭蕭廣殿陰，雀聲愁北林。衆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

原詩皆從夜燕起，此詩分三段，置酒云云是晝宴，月出云云夜以繼晝，蕭蕭云云又於宴後作餘波也。月出照園中，乃用公幹公讌詩語，與子建月明澄清景同意。彼原是夜宴，故借月明照出園中景物。此詩從晝起，凡園中景物，如上文云云，白日已看得分明，不須照此，全用以照下冠珮相追隨來。此追隨之人，晝宴具在，何須照出照出者，為下文張本耳。下吹簫者，即此冠珮之一客而聽吹簫者，即此追隨之衆人。一至賦詩嘲謔，莫非此冠珮相追隨者。蓋人不衆則宴不暢，宴不暢則樂不極，將無以慰此心也。何以晝宴不寫暢，晝宴已暢，後將不

繼何異於紂牛飲三千。故置酒云云。但略略點景已足。至夜不可不寫暢。然不可遽寫暢。遽寫暢則嫌于一群惡客鬧坐。不見作者筆力。看他將欲寫暢。先于追隨之衆人中獨拈一楚客吹簫寫靜。又用遊魚句寫他吹得好。足止滿座之喧。聽者句衆不喧嘩。則滿座皆靜矣。高文句似指各自賦詩。或思或吟。喧者半譁者半。小儒句衆賓互相譏嘲。不拘小儒之節。卽淳于髡所云。復舄交錯之時也。此時宴已暢矣。夜已闌而衆客散矣。遽將止焉。便無意味。于是復作欸欸畱客之語。何以慰我心。以畱有餘不盡之意。然宴客已至夜闌。乃不寫夜闌。而乃曰。肅肅云云者。若其景在晝。宴已罷。夜宴未繼之間者。卽古人匿燭跋以畱客之意也。

陳思王植

謝鄴中集詩。追書子建生爵。此題舉國舉謚。一以擬其一時。一以擬其生平也。謝詩叙子建於六子之末。主道也。此題叙子建于王劉之前。備體也。此詩擬鄴下諸子詩。凡四。雖概其生平。而亦祖述謝詩之意。故俱用公宴爲題。故於王劉二詩。直在宴中寫。而子建則于未宴之

選詩定論

前寫一段眷眷望客之意以主道論之想當然耳至文帝詩末亦綴畱客數語蓋太子雖尊至於禮士下賢亦有主道焉此古今詩家一脉遞承原有鍼芥相對處非細認不能察也

君王禮英賢不恡千金璧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從容
冰井臺清池映華薄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朝與佳人
期日夕望清閣寒裳摘明珠徒倚拾蕙若眷我二三子辭
義麗金釵延陵輕寶劍季布重然諾處富不忘貧有道在

葵藿

君王二字舊註謂武帝非也細玩語氣仍是文帝即擬
子建公宴詩公子敬愛客終晏不知疲也只因下文是
待客未至之詞故改不疲為不恡耳雙闕二句為欲寫
冰臺清池故先寬寫二句宮殿之美暗伏下文處富字
反映葵藿從容二句宴客之地之景涼風二句宴客之
時之景朝與二句正望而未至之時寒裳二句孰與共
摘共拾乃已與文帝兄弟二人寒裳徒倚即上文之從
容眷我自表已之思客辭義句表客之辭義延陵自比
專表已之義處富二句總承君王與已傾心禮賢也文

帝為太子云處富是矣而已亦與焉當是仁人愛弟莫不欲其富文帝之富已之富也故無嫌辭爾此即暗本謝鄴中集詩叙內昆弟朋友二三諸彥共盡之意而却於昆弟朋友內先拈出兄弟來然後及於朋友二三諸彥古人之踵事增華有愈出愈奇之妙

劉文學楨

鄴下諸子詩總名建安體然公幹質勁實另自為一體所以鮑昭有學劉公幹體詩

蒼蒼山中桂團團霜露色霜露一何繁桂枝生自直橘柚

在南國因君為羽翼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丹彩既已

過敢不自飾飾華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微臣固受賜洪

恩良未測

此亦擬公幹公宴詩但原詩無冒頭此又將其贈從弟詩彙括作冒者蓋取其詩最有氣以形容謝擬劉詩小序中卓犖偏人四字

王侍中燦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既傷蔓草別方知杖杜情嶠函復丘墟蕪闕緬縱橫倚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蟋蟀依桑

野巖風吹枯莖鶴鳴在幽草客子淚已零去鄉二十載幸
遭天下平賢主降嘉賞金貂服佐纓侍宴出河曲飛蓋遊
鄴城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萍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
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

此云擬仲宣公宴詩原詩昊天隆豐澤云云乃紀時以
興起此詩採七哀詩語用自述為起即用謝擬王詩小
序家本秦川貴公子遭亂流寓自傷情多為柄詩中摹
倣仲宣格調十得七八其最警策者在日暮山河清一
語然却是齊梁妙境魏人所無○康樂備人故全擬八
首文通備體故只效前此四首此四首皆用公宴為題
而舊註妄分四題可喙也

嵇中散康

文通所擬禊體詩俱以五言漢道為主而中散入選者
止四言文通強以相就未免有刊珪為璧之譏

日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靈鳳
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處順故無
累養德乃入神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哲人貴識義大
雅明庇身莊生晤無為老氏守其真天下皆得一名實久

相賓咸池饗爰居鐘鼓或愁辛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
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

通篇俱撫拾老莊語意，繫括中散幽憤詩，潛志去世塵五字，爲一篇之骨，遠想句跟潛志，高步句跟出世塵，總冒以不師訓三字，見志大才疎，由於不學也，靈鳳四句，用以自比其潛志出世塵之意，處順句，能養其外也，養德句，能養其內也，曠哉二句，天地無私，各正性命，無一物不得其所也，世之跼踖於天高地厚之中者，皆由不能處順養德之故，苟能處順養德，固無入而不自得也。

所以哲人知事理之宜，故能以大雅之道自庇其身，如莊生之無爲，老氏之守真，其選也，下文所謂一，卽老所守之真，莊生所晤之無爲，其實總一實也，有實斯有名，實與名從來互相爲賓，吾則爲實不爲名，是治其內，不治其外，能治其內，則足於性，而外物不能易，故鐘鼓雖榮，不能易野馬之性，卽顏延年所云，龍性誰能馴也，柳惠二句，本原詩，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寫懷書紳，不及原詩之痛悔，然而原詩之痛悔，乃其高占地步，處並未嘗深自痛悔也，此其所以爲嵇中散歟。

阮步兵籍

青鳥海上浮。鸞斯蒿下飛。沉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飄飄可終年。沉瀆安是非。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

此詩五十字。欲彙括嗣宗詠懷諸詩。却彙括得一部莊子。青鳥四句。逍遙遊也。飄飄終天年。養生主也。沉瀆安是非。齊物論也。朝雲乘變化。應帝王也。光耀世所希。德充符也。精衛銜木石。人間世也。誰能測幽微。大宗師也。而於嗣宗之原旨。則有未合者。蓋嗣宗詩從騷來。不從莊來。純是一片憂憫之意。特出以至慎。故人多不覺。顏光祿五咏云。物固不可論。塗窮得毋痛。最為識微。○莊子以鵬對斥鷃。蓋引齊諧及湯問棘之語言。物各適其性。嗣宗以黃鵠對燕雀。蓋引陳勝之語言。物各有其志也。此詩易以青鳥。出西王母傳。與鸞斯原不相涉。只是硬捉來作對。羽翼各有歸。言青鳥歸海上。鸞斯歸蒿下。卽阮詩中路安歸意。精衛銜木石。卽磬折忘歸者。誰能測幽微。是該原詩切惻莫我知等意。幽微二字。正對上文光耀二字。光耀在外。幽微在內。光耀亦幽微所發見。

者但其中有至慎者爲之扇鏞故世人止希其光耀而不能測其幽微卽殘刻如晉文帝亦不能忌也

張司空華

秋月映簾櫳懸光入丹墀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蘭徑少行跡玉臺生網絲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延佇整綺綺萬里贈所思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

茂先詩不逮文惟情詩二首最細秀原詩欲寫室內蕭索故借風開帷簾放月光入室此詩全在室外寫故以簾櫳隔斷置月光在丹墀惟景俱在室外益顯室內之空室內既空又是夜間何由知有獨守之佳人故添借鳴琴以醒出徑臺庭闈從丹墀字生少行跡云云借月光醒出從映簾櫳望見也臺卽階閨內寢之門非生草之地曰閨草以少行跡之久草且侵閨矣此詩整綾綺是生出來的原詩取此卽承上蘭蕙綠清渠來此詩萬里贈所思實有所指原詩欲與誰更無所著願垂二句湛露應秋皎日反夜借劉鑠語隨勢煞得甚健但不是茂先畢竟是劉鑠若蘭徑四語原借景陽雜詩排爲四語不惟不似茂先且並不是景陽蓋景陽原詩本有無

限曲折也

潘黃門岳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美人歸重泉悽愴無終畢殯宮
已肅清松栢轉蕭瑟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撫衿悼寂
寞恍然若有失明月入綺窓鬢髯想蕙質銷憂非萱草永
懷寄夢寐夢寐復冥冥何由覲爾形我慚北海術爾無帝
女靈駕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雨絕無黃雲花落豈留英

日月方代序寢興何時平

潘之詩文生於情此詩擬潘情生于文因寫情處不及

原詩然而風調風格居然黃門矣鍾氏謂文通善於擬
摹良然○悼亡詩潘郎已關至極後人無處下手但原
詩從恭朝命而來塗中聞訃起直寫到遵朝命而去蓋
甫及周期也此詩殯宮云云是從周期接着說起原詩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是說生前之日月易邁以傷
其人之亡此詩首青春二句是周期後之日月以寫其
淒愴無終畢之意美人句文法須倒轉在前觀末日月
代序為結可知○世稱王夫人神情散朗有林下風此
語甚妙尚不若此詩明月二句傳美人生前之神情尤

屬妙思

陸平原機

二陸之齊名久矣，獨取平原機，不及浚儀雲者，二陸之詩本一體，故不更擬。若陳思之於魏文，法曹之於臨川，體迥別矣。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流念辭南澨，銜怨別西津。驅馬征淮泗，旦夕見梁陳。服義追上列，矯迹廁宮臣。朱黻咸髦士，長纓皆俊人。契濶承華內，綢繆越歲年。日暮聊總駕，逍遙觀洛川。徂沒多拱木，宿草陵

寒烟遊子易感，憶躑躅還自憐。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

此取士衡吳王郎中時作為題，而兼取赴洛諸詩之意。人知前儲后八句為別鄉之苦，而不知中間服義六句之為極苦難堪者也。朱黻二句正應前微身二字，以眇眇之身去家萬里而側身於朱黻云云，那一段光景如何耐得一刻。況經歲經年，乎讀潘岳代賈諡贈詩，益見此擬之善。

左記室思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百年信荏苒，何用苦心魂。當學

衛霍將建功在河源，珪組賢君眄青紫。明主恩終軍才始，
達賈誼位方尊。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王侯貴片議，公
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顧念張仲蔚，蒿蓬滿
中園。

原詩七首，雖雜引古人之事，却如善理絲者，千頭萬緒，
一忽不亂。此一首之中，引稱太繁。唐人譏駱丞詩為點
鬼簿，此已昉之矣。夫論史要貴有識，原詩人物雖多，只
折衷一孔子為主。已得史家要領，其諸人盡客中間。楊
子雲雖所推服，然祇是取他屏迹草位，不過以他宅之
寂寂形出王侯居之赫赫耳。擬詩却局外另提，捉一箇
張仲蔚作楊子雲替身，為一篇之主。劈首又請一箇韓
康一箇梅福作張仲蔚影子，曰淪日隱，謂其脫然名利
之外也。其脫然名利之外者，以名利乃苦人心魂之物，
人生幾何，當令心魂泰然，何為苦之使不安也。此四句
是一篇冒子，願學擬原詩首章，謂人生在世，名利可以
不貪，而功不可不立。學彼衛霍建功異域，乃是挺然自
拔，意欲憑自己才力平地掙起不世之勲，以為富貴地
耳。豈知富貴在天，或近邀朝廷之寵，或邀承祖父之餘。

如終軍之見遇、金張許史之世蔭、皆由天幸、非苦心魂所能得者。王侯二句、極張諸人氣炎之大。飛蓋二句、又得諸人齊集一處。形出張仲蔚之又藐又孤也。顧念者、誰肯念也。謂此諸公眼中、那有張仲蔚。豈知張仲蔚眼中、亦無此諸公乎。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勢、我以吾義。自有浩然之氣、足以當之。其本領全在不苦心魂。卽結所云蓬蒿中園也。曰中園、連市門、亦不至何有於東門。曰蓬蒿滿、連藥也。不賣何有於飛蓋。雖一時不取重於王侯公卿、千載而下、自有是其言者。比而形之、斯得矣。按此詩所列諸人與原詩重者、五曰賈誼、金張許史、其不同者、六曰衛霍、終軍、韓康、梅福、張仲蔚。原詩雖以孔子爲師、其于賈誼曰作論、准過秦、借他做箇璞子、以其一代大儒也。此與終軍並列、已非其倫。而況兼金張許史同稱乎。且賈屢謫爲王傅、而反謂之位方尊、併失故實矣。又抑韓梅以尊張、尤爲顛倒。夫仲蔚之賢、豈能駕乎二公之上哉。蓋太冲詩才而兼史才、故所位置諸人一一皆當。而文通史才非其所長耳。按此詩全篇俱是反說、只末二句倒歸正意、却是鮑照咏史之格。用

以擬太冲。未免英雄欺人。

張黃門協

丹霞蔽陽景，綠泉滂陰渚。水鶴巢層甍，山雲潤柱礎。有奔
興春節，愁霖貫秋序。燮燮涼葉奪，戾戾颶風舉。高談玩四
時，索居慕儔侶。青苔日夜黃，芳蕤成宿楚。歲暮百慮交，無
以慰延佇。

此爨括黃門雜詩十首，全從春秋三不雨翻來。三時不
雨，是謂陽驕。三時連雨，是謂陰沴。皆屬可閔，故借之以
寓意也。却於未雨之前，先寫四句雨兆，見天下之亂非

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喫緊在首句，丹霞蔽
陽景，以陰乘陽，比人君為小人所蔽也。綠泉湧陰渚，陰
氣熾盛，皆小人用事也。水鶴二句，群陰皆以類應，比群
小勢成，徒繁不可摧折，雖欲不雨，不可得矣。然春秋於
不雨，歷時而一書者，閔雨也。歷時而總書者，不閔雨也。
有奔二句，用一貫字，是三時皆雨矣。言春秋而不言夏
者，倣歷時總書之文，以見當時無復有閔雨也者。然三
時連雨，雨尚未止，而言秋者，指作詩之時言也。夫春雨
未苦，夏雨苦猶未甚，至秋則一歲之計無復望苦之極。

矣。燮燮二句，緊承秋來，有驚之之意。蓋一夏俱在雨中，過若不覺其炎蒸者，至此涼葉之奪燮燮，然夏令其退乎。颶風之舉，戾戾然秋氣，其近乎成功者退，乘權者進。此四時不易之理，即君子出處語默之道也。雨中無事，正可細玩此理。此句本擬原詩閒居玩萬物，所謂萬物指寒花、秋卉爲言，此暗承上春秋之序也。時行物生，總一機也。索居慕儔侶，擬原詩離群戀所思，以伏下文延佇之案。青苔二句，極寫陰沴之害，天下最耐雨者，莫草木之屬，今草之青者，禾之芳者，皆爲秋雨所糜爛，則不待太史歲抄之書而已。知其無麥無禾矣。且草木黃落，自有其時，今爲雨之所摧，即廣成子所謂未黃而落云。云天地閉塞之象已成於此矣。所以君子悲天憫人之慮，交集於歲暮之一傾，又以阻雨之故，朋友絕跡，將無以慰我延佇之心耳。末句緊應索居句，暗照首句，以發明信友獲上之理也。○凡苦雨之雨，上聲音語實字也。雨水之雨，去聲音預虛字也。春夏秋三時所雨皆水，然不曰水而曰雨者，水者一切水之總稱，不別以雨之專稱，何以異於稱他一切水者，故并虛實二義於一字之

中而日雨也。所以春秋紀雨曰六月雨，不更言雨也。冬雨言雪，雪亦雨所結成者，而必別之以雪，蓋雪於冬其功與雨迥別，故冬無雪止用虛字記之，第曰冬不雨，言不雨雪也。有雪則用虛字兼實字，曰冬雨雪也。此詩苦雨自春貫秋止三時耳，而下文乃承以四時，何也？准前論則前一冬皆雪矣，立春雨水節之後始變而為雨，詩即從見雨之時為起耳。然序事何以不及而言情始及之者，何也？寫景止用眼前所見見雨而不見雪也。寫情必究所從來，故因雨而并及雪也。言已過秋月而雨仍不止也。四時皆雨，恐無此理，只因黃門原詩十首寫苦雨已盡，萬不能加，故作此詭言，即如周雲漢詩靡有子遺之意，詩人之言豈有實也。

劉太尉琨

皇晉遼陽九天下橫氛，霧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伊余，荷寵靈感激，狗馳鶩雖無六奇術，冀與張韓遇。寧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飲馬出城壕，北望沙漠路。千里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旣憤懣，撫枕懷百慮。功名惜未立，佞髮已改素。

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

大尉原詩以握手有懸壁比興起忽然述昔忽然言懷原無谿徑可尋此詩先以晉亂引起次用自序是兼太尉先贈之詩也次述古次自言懷谿徑太爾分明至於原詩述古處取法最上曰夢周曰泣孔至太公以下諸人猶云貶就是何等胸襟此詩若陳若張韓猶是原詩中人物至于甯戚荀息斯又下矣猶云愧其無度豈作者之意哉至言懷一段不似原作分明是一篇飲馬長城窟行雖有悲涼之致然終無激烈意蓋書生踐戎馬之場雖云多致終非本色然而不可不謂之一篇好詩也○魏武所作_{在選詩中}如史記有項羽本紀最是一出色文字而劉太尉諸作亦其亞也然魏武是樂府妙境詩却不逮今以扶風歌較短歌行諸作自是鴻門宴上太尉未免低頭若以握中諸詩較魏武之詩恐割鴻溝以為界猶非太尉意也文通以書生之筆擬之何異樓煩之射項羽

盧郎中諶

只是貪用贈劉題目大耳然其贈劉乃四言詩與此不

合故又襍采贈崔溫及答魏子弟詩以造成此篇然郎中時興詩最佳何不擬之

大厦須異材廊廟非庸器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位眷顧成綢繆迺與時髦匹姻媾久不虛契濶豈但一逢厄既已同處危非所恤常慕先達槩觀古論得失馬服爲趙將疆場得清謚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慨無握中策徒慙素絲質羈旅去舊鄉感遇踰琴瑟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更以畏友朋濫吹乖名實

凡擬詩者在得古人之意此詩雖不合郎中之體而頗會其意首六句言已以庸材賴太尉提攜而成時名姻媾四句既關親戚又共患難非不願終於事劉也但人各有志無論才器大小皆思展布於時盧之與劉雖緣恩舊之故實亦依劉建立功業耳劉之一敗不復再振其病在輕敵又在不能統御其衆故盧一取馬服持重之度一取信陵統御之嚴可謂切中策非不善心非不盡而無如劉之不能用所以去而歸段也感遇感段之遇謂任以幽州故思勉力以終其事而劉未常任之又何事之可終乎况其在段不止段信之專而段之左右

大家相為延譽至于名乖其實不似劉許萋菲之多也

郭弘農璞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道人
讀丹經方士鍊玉液朱霞入牕牖曜靈照空隙傲睨摘木
芝陵波采水碧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烟客永得安期術豈
愁濛汜迫

景純游仙詩原本參同契蓋伯陽以周易字面代丹家
字面使人人易省景純又以詩家字面易之使人人樂
讀也此又約景純諸詩之旨而為一首更為簡盡崦山

四句言丹藥之理朱霞四句言下手之功中用道人二
句為關鎖上句是知承上下句是行起下眇然四句效
也仙家之道莫重於龍虎虎踞于山崦山多靈草謂虎
之弦氣也龍騰於海海濱繞奇石龍之弦氣也青東方
色即龍雲從龍亦龍之弦氣也魄即月之魄也精所受
日之光亦虎之弦氣也青雲曰尋精魄曰駐何也龍藏
於性不尋則雲不生虎顯于情不駐則魄不銷然尋青
雲曰偃蹇駐精魄曰隱淪何也降龍最難故曰偃蹇擒
虎須密故曰隱淪故能擒其虎則龍自來尋虎所謂震

來受符是也。能降其龍。則虎自來。制龍。所謂磁石引鐵也。此理皆丹經所載者。既讀之。而得其理。然後可以下手。修此玉液還丹之功矣。以下正下手處。朱霞二句。火候。傲倪二句。工夫。朱霞比日。喻人身之神。臆牖比月。魄喻人身之精靈。比日月之匡廓。喻人身之氣。空隙卽孔竅。喻人身之有無二竅。朱霞入臆牖。卽飛精以滋濡。曜靈照空隙。卽戊己吐真符。木芝者。砂中之汞。亦龍之弦氣也。水碧者。鉛中之銀。亦虎之弦氣也。日傲倪。日陵波。正是口訣。卽原詩之傲吏逸妻。吏不做。則不堪野戰。妻不逸。則不能防危。眇然句。是守城也。遊神萬里之外。則不能櫻其心。而後可守矣。矯長句。待時也。如是將與安期同升。豈憂濛汜之迫哉。

孫廷尉綽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寂動苟有源。因謂殤子天道喪。涉千載津梁。誰能了思乘。扶搖翰卓然。凌風矯靜觀。尺極義理足。未常少罔罔。秋月明馮軒。詠堯老浪跡。無妍媸。然後君子道。領略歸一致。南山有綺皓。交臂久變化。傳火乃薪草。疊疊佞思。清胸中去。機巧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

議論非詩之所貴，古未有以議論入詩者，閒有之，亦不過數語，而此則全篇純用議論矣。在選詩中，固是創體，然與公之作未見。細玩此詩，却取孫子荆雷別之作，截去首尾節，取三命以下十句，意敷衍成篇，其大指不離齊物論意。首段齊天壽坎段，齊妍媸末段，齊物我，總是撫拾南華之糟粕，只是中間如罔罔秋月明數語，稍稍點得警醒耳。

許微君詢

世說甚重鉉度，而不謂能詩。然與公云一吟一咏，許當北面。然鉉度詩有青松凝素髓，秋菊茂芳英，有似唐律。故唐人稱其五言妙絕，則許亦詩人，非止清談差勝者。故文通亦擬其體，但不知何所據也。

張子闇內機，單生蔽外象。一時排冥筮，冷然空中賞。遣此弱喪情，資神任獨往。采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丹葩耀芳蕤，綠竹蔭閑廠。苔苔寄意勝，不覺陵虛上。曲櫺激鮮飈，石室有幽響。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朗。五難既灑落，超迹絕塵網。

此亦本莊子，張與單或養內，或養外，皆蔽於一偏也。一

時以下內外交養文字者。冥理之筌。排去冥筌。冷然空中。是善養內也。喪弱者紛華之媒。資神獨往。遣去紛華。善養其外也。采藥云云。善養其內。而病不能攻也。至哉以下。善養其外。而害不加也。采藥養內。其理易明。以操斤為養外者。何也。任質而不驚。固涉世之善術也。○道家以老子為集大成。而莊子演其宗。猶孔子之後有孟子也。至燕昭王時。羨門子高之徒。始演為仙家之術。其意雖本于道德。而實去之彌遠。文通擬古人三十首。其中用道家之言者。凡五。嵇康專引老子。而兼及莊子。阮藉不用老子。專取莊子。然其意止于內篇之七。而孫綽則兼及外篇雜篇。許詢略舉莊。而又兼及仙家養生之術。郭璞則純用仙家之言。合讀諸詩。則仙道之源流。與諸人所得深淺。皆見矣。

殷東陽仲文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雲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青松挺秀萼。蕙色出喬樹。極眺清波深。緬映石壁素。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霧。求仁既自我。佞風豈外慕。直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

此擬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也。却削去南州桓公止寫九井作者。仲文原作將以寫其進退危懼之情。不書桓公。不書南州。無以顯其情也。故不得見之題中。而却力推之詩外。故文通擬之。并不肯收之。題中唯不收之。題中故得寫其所得耳。故文通擬他人詩。俱用正。此通篇皆反其意。任所萃。非從桓公也。蘊真趣。非高興盡也。雲天亦遼亮。非風物云云也。青松云云。非歲寒云云也。極眺云云。非爽氣云云也。瑩情云云。非可以云云也。惟仁字與原詩同。然却又意見不同。蓋原詩以好仁形出。泛愛指人言。此仁乃心之德。即下文德字乃真趣之蘊也。

謝僕射混

信矣勞物化。憂衿未能整。薄言遵郊衢。總轡出臺省。淒淒節序高。寥寥心悟永。時菊曜巖阿。雲霞冠秋嶺。眷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卷舒雖萬緒。動復歸有靜。曾是迫桑榆。歲暮從所秉。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

選止載謝僕射遊西池一首。故擬之者。不必不分心他顧。但原作首起四句。極其高華悲慘。此起首二句。相去

最遠寫景將迴阡四句縮作時菊二句亦簡淨良辰四句原詩固佳此亦縮作眷然二句寓時景于情中較之原作各臻其妙但卷舒二句係添出稍失作者之意然只為上面縮得太偏側接不下來故添出此二句帶括出箇靜字來下忘懷寄匠郢得力全在一靜

陶真君潛

種苗在東臬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

徑望三益

詩曰民之秉彝書曰民生有欲莫非上天之命命之以彝固命之為善命之以欲亦命之為善也夫人不衣不食則無欲無欲則父子必不相養兄弟夫婦朋友必不相助君臣必不相治則人道熄矣然命之以欲非縱之蓋勞之也不然不耕而得食不蠶而得衣則人之弗相養相助相治猶故矣故欲食必耕欲衣必蠶也然耕必自耕蠶必自蠶者各食其力天之公制也弗容相諉然一人之耕蠶常有餘者蓋使之養老養幼且以備水旱

饑饉之用也。自生民漸繁，遂有治亂。于是有君子焉，有野人焉。以君子治野人，故野人稍割其養，老養幼，及備水旱之餘，以養之。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固無一人得逸者也。豈天之生人，使之終身勞苦乎？然而又未常無以逸之。一日之苦，夜以逸之；三時之苦，冬以逸之。人能勞其所勞，斯能逸其所逸。由苦而得樂，乃真樂也。從來齊家治國之理，決無有出于田家作苦之外者。或曰迂矣。昔夫子曾小學稼之請，孟子有關並耕之說，不知不如老農。夫子於樊遲，奚暇得耕？孟子於許行，皆有爲之言也。舜不嘗耕于歷山乎？伊尹不嘗耕于有莘乎？諸葛武侯不嘗躬耕南陽乎？昔人以武侯舍耒而仕，爲得出之正。吾亦以元亮操耒而隱，爲得處之正。文選不識此意，故於陶取舍未盡合。文通却深識此意，故於擬詩獨得其神。其詩曰：種苗云云，言一歲之計；在東作西成，而鉏尤苦；曰苗生滿，曰荷鉏倦，見鉏必竟，日也，日暮云云，言一日之計；有米鹽等事，而柴尤急，曰日暮，見白日荷鉏不得閒，曰路闇，曰望烟火，晚猶未及休息，其勞苦可謂至矣。何爲此勞苦哉？以百年會有役耳。役事也，勞也，事

孰受之。勞孰逼之。則天也。卽前論云云也。日百年。又不止一日一歲。且將終身焉。可爲極盡吾男子之事。而桑之蚕麻之紡績。又婦人之事也。但願云云。婦人紡織之事。已盡矣。豈唯紡織之事。併前濁酒之適。亦由婦人能盡酒食。是議之事者。也。豈徒婦人之事盡。併前歸人云云。僕牛之事。亦盡矣。稚子之侯。生於性。成於教。不爲嬉戲而出。則稚子之事。亦盡矣。寫得一家之內。嗃嗃然融融然。真三代之盛也。如此始慙不願外之素心。那得不樂。又得素心之人。相與晨夕。那得不樂。要知此樂。皆從苦中來。當其荷鋤苦矣。濁酒一樂。運柴苦矣。稚子侯一樂。桑麻苦矣。紡績成一樂。一事計之。有一事樂也。耕織苦矣。耕織旣成。而朋來總一大樂也。此樂卽孔顏之樂也。使元亮得志。吾知其必能以自養者養人。卽以養人者教人。其事業必有可觀者焉。此文通擬陶之妙。不下於陶之自製耳。

謝臨川靈運

江海經遭迴。山矯備盈缺。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平明登雲峰。杳與廬霍絕。碧鄣長周流。金潭恆澄徹。桐林帶晨

霞石壁映初晰乳竇既滴瀝丹井復寥沈岳嶂轉奇秀岑
 崑還相敵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泖夜聞猩猩啼朝見鼉
 鼠逝南中氣候煖朱華陵白雪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
 身名竟誰辨圖史終磨滅且泛桂水潮映月游海滋攝生
 貴處順將為智者說

康樂一生精力盡於遊覽諸詩此儼其美稗故詞甚藻
 葩但前幅碧鄣十餘句寫景太排後得南中一段稍稍
 振起遂與光祿分路陶曰苗生滿阡陌謝曰山嶠備盈
 缺善寫兩人之遭際陶曰濁酒聊自適謝曰且泛桂水
 潮善寫兩人之行藏陶曰百年會有役謝曰身名竟誰
 辨善寫兩人之識解陶曰素心正如此謝曰賞心非徒
 設善寫兩人之性情陶曰開徑望三益謝曰將為智者
 說善寫兩人之學問度量擬者費盡苦心字字妙有分
 寸讀者何得草草過

顏特進延之

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懸揆日粲書史相都麗聞見列漢
 構仙宮開天製寶殿桂棟留夏飈蘭撩停冬霰青林結冥
 濛丹巘被蔥蒨山雲備卿霽池卉具靈變重陽集清氛下

輦降位宴驚望分寰隧曠盡都甸氣生川岳陰烟滅淮
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欄造瓊弁禮登佇睿情樂闋延皇盼
測恩躋愉逸公牒惜浮賤榮重餽兼金巡華過盈瑱敢飾
輿人詠方慚綠水薦

此應宮殿落成侍宴而作紫微天帝常居太微聽政之
所瑤光斗柄所以定方向此天之顯象示人君建立宮
殿之則也揆日仰法於天相都俯察於地曰燦書史麗
聞見中稽於人俾在今者皆古之制也與妄興土木者
異矣列漢二句殿之高桂棟二句殿之大青林四句左

右前後環拱之美以爲侍宴張本重陽二句寫宴驚望
四句寫殿上遠望所見之景蓋寫殿之初成故未宴而
先望也中坐四句正寫侍宴禮登云云言此宴不徒虛
文乃上下交孚主臣同心也測恩以下自述恩遇以見
作詩之意特進應詔諸作章法無不如此且詞語典重
極爲似之

謝法曹惠連

擬西陵遇風獻康樂之作也但原詩可分五章此詩不
可分蓋文通于三十家詩人各一首也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方作雲峰異，豈伊千里別。芳塵未歇席，零淚猶在袂。停驢望極浦，弭棹阻風雪。風雪既經時，夜永起懷思。汎濫北湖遊，岑亭南樓期。點翰詠新賞，開裘瑩所疑。摘芳愛氣馥，拾藥憐色滋。色滋畏沃若，人事亦銷鑠。子衿怨勿往，谷風銷輕薄。共秉延州信，無慙仲路諾。靈芝望三秀，孤筠情所託。所託已慙慙，祇足攪懷人。今行嘒嘒外，銜思至海濱。覲子杳未俛，欸睇在何辰。雜佩雖可贈，疏華竟無陳。無陳心惰勞，旅人豈遊遨。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皋。解纜侯前侶，還望方鬱陶。烟景若離遠，未響寄瓊瑤。

瓊瑤

解此詩須分五段。首段自赤亭別康樂，次日至西陵，卽阻風也。二段阻風西陵，儘有可消遣處，只是不得康樂同伴，其消遣處益增愁悶耳。三段似臨別與康樂有約，然甫出門便遇風，必至爽約。四段又預算所行之程之遠，乃正寫思康樂之情。五段謂風止當行，愈去愈遠，其思不知更當如何耳。凡連章之詩，以前章之結語爲後章之起句，此法始于曹子建贈白馬王詩，而康樂用以答法曹原詩。此詩本擬法曹，而却用康樂之體，然仔細

玩味却是法曹終不是康樂但法曹只是清挺此詩加以苔秀然青春滿江皋何減池塘生春草之句耶

王徵君微

擬古詩中徵君凡三却是三樣身分獨善兼善陶俱做得許和光同塵王只是一味清

窈、靄、瀟、湘、空、翠、澗、澹、無、滋、寂、歷、百、草、晦、歛、吸、鷓、鴒、悲、清、陰、往、來、遠、月、華、散、前、墀、鍊、藥、矚、虛、幌、汎、瑟、臥、遙、帷、水、碧、驗、未、曠、金、膏、靈、詎、錯、北、渚、有、帝、子、蕩、養、不、可、期、悵、然、山、中、暮、懷、病、屬、此、詩

首六句只是瀟湘秋夜四字却儼然有箇病徵君在中間窈靄二句寫得空淡惟病中人覺其空淡寂歷二句寫得悲慘惟病甚人厭其悲慘清陰二句寫得曠爽惟病稍愈人愛其曠爽鍊藥以下正寫徵君之病藥固是病中物然曰鍊藥則不專為病也又下加以矚虛幌三字虛幌謂虛室矚者視其生白之侯明指丹藥之事也瑟不止病中事然瑟聲清越足散人病故撫之病中不宜當風故臥帷中帷窄狹恐瑟聲不暢故取于遙帷也水碧云云當日徵君被徵定有不許其辭者故承上鍊

送詩定論
藥句未黠未備大藥未成更決要辭也若當事者不容
我之辭北渚帝子恐不克從之遊耳故悵然山中抱病
屬詩以訴本懷耳

袁太尉淑

袁太尉原詩雖不存然觀其白馬等篇甚跌蕩有氣文
通乃取顏光祿之詩字摹句擬硬作太尉是何異用玉
環之貌爲飛燕寫真其肥瘦長短之形尚相徑庭又安
能傳其神乎

宮廟禮哀敬粉邑道嚴佞恭潔由明祀肅駕在祈年詔徒
登季月戒鳳藻行川雲旆象漢徒宸網擬星懸朱權麗寒
渚金釵映秋山羽衛藹流景綵吹震沈淵辨詩測京國履
籍鑑都壘眈謠響玉律邑頌被丹絃文軫薄桂海聲教燭
冰天和惠頒上笏恩渥浹下筵幸侍觀洛後豈慕巡河前
服義方無沫展歌殊未宣

此詩無深意只是一味典雅首四句祀典之重詔徒四
句車駕初出朱權四句已到祀所辨詩四句正寫行禮
文軫四句禮成而宴享末四句自叙作詩之意

謝光祿莊

肅舫出郊際，徒藥逗江陰。翠山方靄靄，青浦正沉沉。涼月照沙嶼，秋榮冒水潯。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靜默鏡絲野，四睇亂會岑。氣清知鴈引，露華識猿音。雲裝信解黻，烟駕可辭金。始整丹泉術，終覲紫芳心。行光自容裔，無使弱

思侵

此詩舊以郊遊為題，似指其為光祿時也。首句曰：肅舫出郊際，便伏下解黻辭金之案，謂其未出之先在郊內，有許多鞅掌也。非其本心故出耳。徒藥即行藥，曰逗遲遲，細行也。江陰者江之南岸，舟介乎山水之間也。翠山

句寫山，青浦句寫水，涼月二句就浦中景物，申寫水風散二句就山中景物，申寫山。總以秋月二字點醒耳目，遂為一清耳目既清，則心自靜，故能默鏡遠野，四睇亂岑，不止能領略近處之山水，而凡目力所能望者，無不收羅吾胸中矣。吾心既靜，既默，自然能名能應，氣清知鴈引，則眼慧如佛，露華識猿音耳，順若聖，此真無上妙諦，要得力于靜默。彼郊國之內，終日昏昏，那得有此故信可解黻辭金于此修道，以復見吾本來之心耳。風容二句，謂既見聖道而悅，當不再令見芬華而悅耳，行光

難再思約易侵乃用以自警也按此詩意頗佳但病在
地太複曰郊際曰江陰曰翠山曰清浦曰沙嶼曰水濤
曰松架曰縣野曰曾岑一連凡八又病在物太繁曰風
露曰雲烟山水沙石草木鳥獸無所不備只得每句中
鍊得一響字却又多半類唐人律中字面

鮑參軍昭

此擬鮑參軍擬古三首之意舊註云險側自快婉然明
遠風調但未極倣詭靡曼之致不知未極倣詭靡曼正
所以善擬明遠蓋明遠長于樂府故古詩中皆帶有樂

府意乃明遠之體也此詩險側自快正是詩中稍帶樂
府意若更極倣詭靡曼則是擬明遠之樂府而非擬明
遠之詩矣誠觀此通篇無一處不是險側自快儼然一
樂府體但中間于序行處用狗意非爲利于序藏處用
鍛翻由時至全無一些倣詭意洵爲古詩非樂府也

豪士枉尺壁宵人重恩光狗義非爲利執羈輕去鄉孟冬
郊祀月殺氣起嚴霜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爲漿晨上城皋
坂磧礫皆羊腸寒陰籠白日大谷晦蒼蒼息徒稅征駕倚
劔臨八荒鷲鵬不能飛佞武伏川梁鍛翻由時至感物聊

曰傷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

此詩以行藏二字作綱，義利二字作目。義利是豪士與宵人分途處，行藏是豪士與豎儒分途處。能明於利義之分，得乎行藏之合，方爲豪士。故此詩通篇專寫一箇豪士、豪士之名，出陸機賦，原非宵人對手，只用他作楔子。楔出作下文，豎儒來此處，只渾渾說箇豪士喻義，故枉尺璧宵人喻利，故重恩光。但其在於平居義利之辨，尚未可遽白。至執轡去鄉，正爲利爲義分轍之時，殉義不爲利，義利之辨已明。故下文緊接去鄉以自述其行。

藏孟冬謂農事畢，講武之時，郊祀告廟而後行師，以應天之殺氣。言所行之正，一出於義，非窮兵黷武之舉。戎馬六句，言行不煖云云，天時之難，城皋云云，地利之險，白日屬天，大谷屬地，地之陰氣上蔽乎天，天之晦氣下蔽乎地，天地閉塞，全是一片殺氣。豪士犯難而行，本以殉義也。息徒六句，是言藏。旣犯難而行，忽又息徒稅駕，豈怯於義哉。蓋緣時有不利，鳥藏龜伏，且尊養晦以俟時耳。曰感物聊自傷，有臨事而懼之意。曰倚劍臨八荒，有好謀而成之意。蓋豪士之行，以殉義而豪士之藏，正

所以善其行。行藏一致。彼守一經之豎儒。猶不能識。況彼重恩光之宵人乎。大抵此詩。是從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脫化而來。非以行喻藏。喻行軍。乃以行軍喻行藏也。然夫子行軍所不與者。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之徒。此却只斥豎儒。株守一經。其執謬不通。更甚于暴虎馮河之人。其敗乃公事一也。○全篇處處皆與明遠相合。至寒陰二語。與明遠疾風二語。全無瑜亮之分。

休上人

選無僧人之詩。無贈僧人之詩。亦無以佛語入詩者。獨

此為擬僧人詩。擬僧人之詩。不惟不以佛語入詩。且用極艷者。以反其意。示後世。或僧或贈僧人。一切之法。唐宋之間。浣沙篇。贈陸上人。頗得此意。惜其末後。猶用佛語解釋。較此少趣耳。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露彩方泛艷。月華始徘徊。寶書為君掩。瑤琴詎能開。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膏鑪絕沈熒。綺席生浮埃。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西北句紀時之秋。以興起楚客之心悠也。蓋悠者有始

無終之謂言心之且遠且久而不見其無窮也日暮句紀日之暮佳人不來正楚客之所以心悠也露彩四句景生情也相思四句情生景也不然膏鑪二句與寶書二句複矣巫山渚陽雲臺從上楚客字生來桂水楚之盡頭處桂水之流一日千里佳人不來爲日久矣桂水之流不知更到何處以之寄懷正妙于形容悠哉二句此一篇開闔之大章法也○江淹別賦爲古今絕唱觀此詩以古離別起以怨別終兩詩俱極一稱前茅一稱後勁今千載而下讀此三十首篇篇黯黯銷魂之意工於賦別斯工於別賦耳○齊梁以來一派浮氣滯氣被此一首掃除將盡已與唐人風氣有暗入處故文通雜體三十首以蘇李爲首以古別離作弁所以繼古詩蘇李之後以此詩居後所以開唐人之先蓋詩家之會也昭明選詩以韋孟諷諫詩爲首以補亡詩作弁所以繼三百之後亦用此詩開唐之先蓋詩之元也詩人之會消長於其間焉故三百至選詩中間相隔數百年選詩至唐止數十餘年風氣所使不可強也卽推之一代之運一人之世莫不皆然

三百之詩亦用此詩開專之去蓋詩之元也詩人之會
 韻用數詩以韋孟鵬籍籍為首以蘇子籍籍并祖以繼
 李之詩以此詩為首祖以開專人之去蓋籍案之會也
 韻三十首以籍李為首以古根籍并并祖以繼古籍籍
 此一首籍籍籍蓋已與專人風靡百部入盡效文賦籍
 於規限工於限規耳。齊梁以來一亦籍籍籍籍籍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八

睢陽後學吳 洪伯其甫著

燕荆軻

荆卿戰國之俠士哉。史雖列之刺客實萬古之詩人也。
 傳稱荆卿好讀書擊劍。又稱荆卿雖遊於酒人然其為
 人深沉好書。此其能詩之由也。世未有不讀書而能詩
 者。亦未不讀書而得稱詩人者。惜所傳者止易水上一
 歌。當其與狗屠及高生日飲于燕。酒酣以往。高生擊筑。
 荆卿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惜其詞不傳於

世耳。

易水歌

古人因辭而度調。後人先度調而後製辭。夫調者詞之
 輿也。因載為輿。未聞先為輿而後議載者也。是以古人
 遣調必與詞情相准。如五雀六燕之止衡焉。然後載穩
 而無敗績之虞耳。史稱荆卿將入秦。燕太子丹偕諸客
 送之易水之上。荆卿作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涕。高漸
 離擊筑而和之。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
 按古旋宮連取七律為均。是謂五音。二變凡起調畢曲。

止取五音不及二變。此歌為變徵羽聲。是以變徵起調
 畢曲也。復以變徵為羽。乃移宮換羽之法。變徵為羽。則
 必以羽為宮矣。是變徵為羽。乃羽之羽也。夫五聲莫高
 於羽。引商刻羽。以變宮為羽。乃商之羽。宋玉猶稱其調
 彌高。況羽之羽乎。高之極矣。篋以加矣。夫荆卿之人。慨
 慷激烈千古無二。荆卿入秦之事。慨慷激烈千古無二。
 一時偕卿而往。與偕丹而送之。客亦慨慷激烈千古無
 二。荆卿之歌。慨慷激烈千古無二。高漸離之筑。亦慨慷
 激烈千古無二。設非此高極。莫加之變徵羽聲焉。能寫

其慷慨激烈之致。使之淋漓盡興。感彼白虹貫日。乎是知以調配辭。取其相准。假令易水之歌。譜以尋常宮調。必不任矣。矧黃鍾大呂之音乎。又今變徵羽聲。以譜變風變雅。必不任矣。矧清廟明堂之什乎。苟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雖三百篇之宮商可譜也。何有於漢唐。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詩數曰。易水歌。謹十餘言。而激婉淒烈。風骨情景種種具備。復一語不可得。此論識確。然亦由其調太過。不能再加耳。○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易水歌。風蕭蕭兮

易水寒。一壯一悲。勢足相敵。壯士一去不復還。悲極壯極。威加四海。歸故鄉。其志盈。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其氣怯。二句不敵此一句。至項羽虞兮歌。英雄之氣盡矣。兩奈何。直一匹夫耳。○此歌當與楚詞並讀。屈子千言不厭其多。荆生二語不見其少。今千載下讀之。英英有生氣。故汨羅可補楚風之缺。易水直開漢道之先。○天地之化本于時。邵子之推元會運世也。准以年月日時。古今之樂主于詩。其一詩之篇章句字推之。亦有元會運世之理也。齊晏子論樂曰。清濁大小長短疾徐哀樂緩

急遲速高下周疏以相濟也。故凡歌奏之節自抑而揚由緩而急一成以至九成皆然。卽如元曲每劇四折首折仙呂平調也。末折雙調或越調高調也。中間二折或平或低其調任用。此一劇之節奏自抑而揚由緩而急至一折之中一調之間亦莫不然。今之曲由古之詩也。詩以聲爲用聲以氣爲體。是以古之歌詩一篇之中自抑而揚由緩而急人之氣爲之也。假令逆而施之先揚而後抑先急而後緩則啟調太高其弊也。欲低而不能曳卽欲高而無可復揚人之氣限之也。故詩之自抑而揚由緩而急蓋以氣之流行必有其漸因乎自然之勢而已。由而推之千百年之詩凡在一際會之內者亦皆自抑而揚由緩而急雖千百年之間作者千百什稽其終始直一詩也。此天地之氣爲之。蓋天地之氣厚而漸薄醇而漸漓自然之勢雖天地不能違而可爭以區區之人力乎。余維分古今之詩爲三際。由易水之歌。邇之虞庭之歌爲初際。當時舜歌之。皋賡之。必命夔譜之爲樂矣。以齊景與晏子之事推之。齊之樂義兼民事。故取徵韶角韶舜之歌。義專君臣。宜取宮韶商韶。夫宮至低

之調也。商則漸平矣。且不及角。况徵乎。其時詩體始肇。調雖極低。實純粹之極。音誠爲三百篇之權輿也。三百篇中。其頌及大雅正風之調。最低最平。而變風變雅。則漸高矣。離騷者。小雅之流也。高矣而未甚。獨至易水之歌。則爲變徵羽聲。夫音律之制。所以示節。變羽則出乎五。降而下變徵羽聲。則淫於七。均之外高之極矣。其聲過揚。其節過急。然非一朝一夕所由來者。漸矣。故由此歌而遡之。三百篇由三百篇而遡之。虞庭之歌。自抑而揚。由緩而急。一氣所行。天地自然之勢也。故由虞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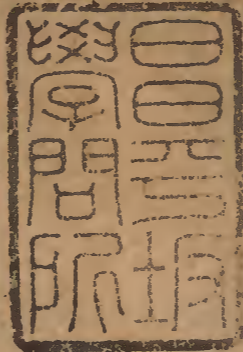
二千餘年之詩歌。無異一詩之始終。一歌之起調。畢曲。此三百篇之詩會也。雖然。三百篇聖人之經也。虞庭之歌。見于書。亦聖人之經也。以之爲三百篇之始。當矣。而易水一歌。出于戰國遊俠之士。而以之終三百篇。毋乃訝其不倫乎。不知聲音之變。與人才之變。及氣運之變。原互爲含受者也。夫周之興也。文武成康之君相繼而治於上。而有周召申甫之臣相與黼黻而潤色之。故其詩特爲千古之最盛。然盛不遽盛。必以虞庭之歌爲前。予吾家季子觀樂。由周而遡之。虞是謂逆觀。而有觀止。

之嘆者謂其和平純粹之極也。此等音節非舜不能歌，非皋不能賡，盛極必衰，衰不遽衰，必以易水之歌爲後勁。梁家選詩止六朝，而于周季特錄易水一歌，所以繼虞周之緒。故余特定論，首從虞庭之歌，順而觀之，及于三百篇。至此歌而亦有觀止之嘆，謂其慷慨激烈之至也。此等音節非荆卿不能歌，非高生之筑不能和，總而論焉。虞之詩君倡之，臣賡之，是謂治。治周之詩臣倡之，國人化之，是謂治。亂易水之歌匹夫倡之，匹夫和之，是謂亂。治者揖讓之效也，亂者征誅之效也。亂治者封建變而爲郡縣之兆也。此一聲音之變而氣運之升降，人才之盛衰攸關焉。故周之三百篇不爲多，而虞庭之三章易水之兩言不爲少。此一際者，真千古之奇邁矣。請以前元劇之例証之。虞庭之歌首折之，仙呂也。離騷易水之歌末折之，雙調越調也。三百篇則中間任用之調也。譬之一折，虞庭之歌引子也。三百篇過曲也。離騷煞尾也。易水之歌則末折之，絡絲煞尾也。絡絲煞尾上下兩本之襟鈕，虛立其文以起，下本不歌以其音高極人聲所不能揭也。故勢無重而不反，理無極而不

還此三百篇之王迹。所以不得不變而爲漢道也。文選之詩。雖非聖經之比。煌煌乎六朝之巨典也。爰遡所始。以大風一歌爲權輿。亦猶三百之權輿于虞庭之歌也。而其終則于陳隨。陳隨之時。作者林立。初非有指名之詩。如易水歌。何以終選詩之會者乎。然易水之歌。傷于激烈。陳隨之詩。傷于纖細。皆由過高高則悲矣。凡將亡之音。未有不悲者。故周詩至易水歌。而滅漢道至陳隨。而滅皆自滅也。氣運使然。非有滅之者。世有謂秦滅詩書。其說悞矣。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豈有亡之者乎。文獻不足。亦豈遭焚坑之慘乎。故國可滅。而詩不可滅。詩者性情之善物也。性情者非威之所迫。勢之所脇也。故以莊襄之強。不能弭楚人之騷。始皇之暴。不能禁易水之歌。故詩之爲道。自爲興。自爲滅。其滅之善者。三百篇之終于易水。一歌猶燕之鹿。挺滅之不善者。選詩之終于陳隨。諸詩猶楚之魚爛。譬有兩詩于此。其詩俱佳。其起語亦俱佳。但其結語一佳一不佳耳。此選詩與三百篇兩際之概也。若夫唐人之詩。不能脫離漢道。非若漢詩去三百篇之遠。其權輿在齊梁以後之四聲八病。其紛

本則揚升菴所輯律祖蓋才成之律也唐初而律成矣
自初而盛而中而晚其抑揚緩急之節要不出一代之
中唐亡而詩亡矣五代及宋數百年間作者失之迂腐
無可采者無以異于無詩之戰國寧獨無有詩以終此
唐制一際乎既有以終唐制之際則詩體應變何後之
作者古詩則宗選近體則法唐卒無有出選詩唐制之
範圍者豈古今詩體之變至三而已極歟抑更有所待
歟。

六朝選詩定論卷之十八終



凡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